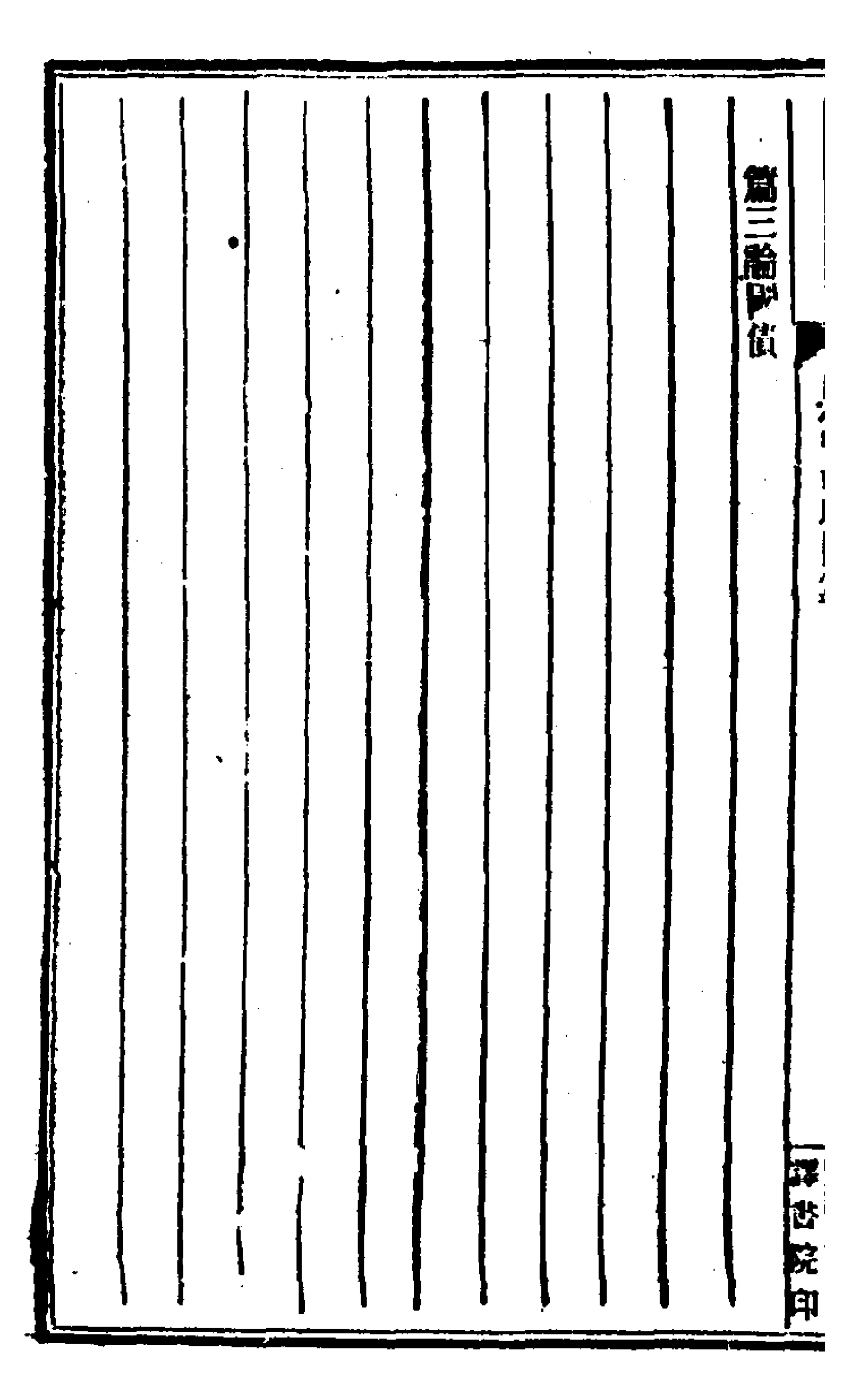
原富

原富部戊目錄



原富部戊上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一

論君主及合衆國家之度支（度支專以其所費用言與財賦之兼積儲者別）

一守禦之費

民既成群。則有群主。群主之職。莫重於保民不使鄰敵之國寇暴侵軼之。非有武備固不可矣。時平之簡軍實。有事之即疆場。皆不能無所費。而所費之多寡。常隨其群治理之淺深。民智之高下。域土之大小為異。不可混而同之也。

則先言漁畋之群。夫漁畋者。群治之最為草昧者也。若北美土著之民是已。當其時也。人人皆任戰之兵。而亦人人皆獵者。其為戰也。或以自保。或以復寇侵之仇。且戰且畋。無俟儲偫糗糧也。其在行間。與處者之自贍無以異。如是之群。無所謂餉軍請戎

匪爲武備之設也。蓋如是之群。不翅烏合。幾無君衛公產之可言者。

治理更進。則爲游牧之群。若古韃靼大食之民是已。當是時也。亦人人勝兵而任戰。有韝簝。無城郭。婦孺重器。載之氈車。其爲遷徙。至易全種部落。冬南夏朔。趨利避害。畜對水草。草盡輒去。旱乾則集水際。雨潦則升高原。凡以便其爲居之習也。其臨戰也。既不敢以牛羊任其老弱婦稚。而老弱婦稚。去牛羊則無所得食。以全種之習於轉徙也。戰則悉率以從之。且其行也。雖趨軍與平時之逐遷等。特所以行異耳。由是每戰必容部行。而人自爲衛。夫婦人與軍糧輜之族。時有之。勝則盡敵之所有。而敗亦全亡。羊牛馬畜。至於婦孺。皆勝者之所獲也。軍僨之際。存者降服。仰息以偷生。其不附者。鳥獸逃竄於窮天漠地之中而已。

游牧之民。雖平居與習戰無以異。競走鬪力。引弓擲戟。野處露居。以此相娛。凡此雖戲。抑皆戰之象也。臨陳不裹糧。以肉酪自養。與平時蓋無殊。如是之群。無民主。而其部酋大人。亦不以戰救而發號。聚部所祈。惟在勝敵而共分俘獲而已。此其自勞戰

伐苦辛之道也。

畋漁者之爲羣也少過二三百人者其得食有無不可知勢不足以合衆也而游牧者之成羣大異是多至於二三十萬者時有之使無所阻其長征而所集之地水草常足多多益辦靡所難也故文物之國瀕於畋漁之民者無畏勢不能爲寇散也而邊陲有游牧之族者欲爲高枕難矣北美土番其戰兒戲耳天下之至可鄙笑者也而亞洲韃靼之寇南國也燄禍怛愧天下之至殘也往者希臘史家才錫大智言歐亞兩合不足當斯吉地亞之全種斯言也古今驗之矣浩浩平沙之中民生其間若鯢鰌之處海一族強盛羣胡附翼故匈奴種合則亞洲糜爛此史之大書特書不一書者也他若大食之種亦處亞拉伯沙磧之中與他所打牲之民從古以來祗經一合爲之長者摩哈默是已其合也則以主持宗教爲宗而不專爲利而他國之殺如匈奴同向使美洲畋漁之族一進而爲游牧則吾歐所謂殖民置屬之事難言之矣游牧再進而爲耕稼無外通之商賈百工之事實确易爲所施功成器者取贍宮中

而已如是之民亦人人任戰吠畝之民日居空曠雨暘寒暑所備嘗也故其氣體堅實耐勞其平居所服習者什八九與從軍合捽屮杷土則操斧鍤以治營壘非難事矣農人聚而相娛其事與牧者同皆戰象也所異者田事較牧差勞而少暇隙故所習之精遜於牧者然使能者在上取而部勒訓練之其成軍即戎易耳於國無大費也

案近特蘭斯哇與英抗其兵亦皆農民釋耒操兵耐苦敢戰其所以彊在此

至耕稼雖農業極隆時必皆地著雖爲穴居其棄之也不能無失故農民即戎有行者必有居者而大抵老弱婦稚爲之小國處戰爭之世傾國丁男出事戰守者時時有之大國則四五其壯者之一以從使戰事之起方春後播種時於秋收前息者丁壯雖盡離南畝無損也中間田事輕健婦老幼咸任之故其時國家用之雖無糧餉以無所苦其養兵之易與前者之練兵同矣古希臘軍類如是至再與波斯戰其事始異史家丁錫大智紀卑路彭尼之役亦言其民方夏從軍秋則返爲滌場之事也

羅馬合衆時。其兵制亦如此。至維爰被圍時。始更制。令安居不戰之民。出財以餉執兵之士。羅馬解紐。而各國興。有衆建小侯之制。有地者率封內之氓。以從其主。國王之號令。居行之費。彼自爲之。國王無所出費也。

群治益蒸。民業日繁。欲執兵者之自養。不獨理不平也。且其勢有必不可者。其故有二。百工之業日精。一也。戰守之術日密。二也。方農民之爲兵也。使役興之頃。無奪田時。則離田畝。其歲入無大損。田疇之事。成於人者半。成於天者亦半。至於金木土革之工。朝去其居所以資生者。夕盡廢其業。無自然之功。而一切待於人事也。故如是之民。既身臨疆埸以衛其群矣。其群固宜出財以養其口體。勠力一國。工業之民多。募民成軍。必出於此。則軍興之頃。非厚貲無以集事矣。且戰守之事。降而日繁。其術學亦與之俱邃。古者之戰。一役而定。今則兵連禍結。每戰曠時。不能中輟以治生事。則凡執干戈以衛國土者。非得所養。必無以戰。故希臘與波斯構戰之後。雅典之軍。多由召募。且其中不皆本籍。亦雜外至之民。同爲國之所養。羅馬國兵。自維爰之

國以後。戰則食餉。而歐洲中葉徵發之兵。亦改召募。法之必變而後可通。有如此已。國中兵與民之比例。群治愈進。則其率必愈微。文物之國。事之待費者多。而皆勞力之民之所出。自贍身家而外。出賦稅以供度支。刑獄之立。國功之繇縣。由於此。其有餘以養額兵者。必無幾矣。希臘古行授田之制。其養兵最多。常四或五國中丁數之一。至歐洲近代。說者謂各國養兵至多。無過百分丁數之一。若設其過之。所費不貲。其國必敝也。

至於練兵之費。亦降而愈省。上古合群之始。民自爲練。以備不虞。故其費省。後世以備練軍實爲國家之務。所費乃以無窮。古希臘之方合衆也。習武學戰。庠序中皆有之。生爲齊民。則無不學。都邑所在。必有肄業之場。令尹監之。少年執戟總干。各從其傳。夫如是則其無所煩費可知已。希臘有泰木那齊(譯言裸場。以習武者多袒裼故也)而羅馬則有馬提合庚布(譯言武場)蓋其事相若。洎夫中古封建之世。群公亦累下條教。勸民習兵。校射以備一朝之緩急。然其效不及古者。民既自偷。

而監者亦忽於是講武執兵之事為兵弁之專能而民間以技擊門諜者寡矣故當希臘羅馬國爲合羣時與夫封建初開之世兵非專業也亦未嘗以專民爲之民雖各操生業以謀身家而從軍守邦則爲民之公職有事之頃不得辭也迨世變降繁戰守之術從以日精且冶倜攻良弓矢勁疾非泛習之家所能利用而後有專爲兵者焉夫百工之事皆降而分功愈詳亦以分功之詳而其業益進則兵事之由散而專者亦其勢也第百工之分功也起於執業者計利之優絀彼舍其餘而守其一者以是一之得利爲尤多也而兵業之操以專民也則由於謀國者之長算民處平世不爭之時不待國家之獎勸勤手足而營居諸以自力於武非此雖甚可樂而利縱體然以得利則未必也惟謀國者長慮却顧知武備之不可以偷抑鄰強逼處不如是將不足以自保夫而後以糧養兵使棄餘業而專爲攻戰之事耳

游牧之民最優暇耕稼不輟之民亦多餘裕百工製造最遑迫無暇時故牧民習戰無損農民習戰次之至於工賈之民不能以一隙爲兵而於業無損也民各急其所

以爲生者則相率棄之矣且工精則農亦進進則無戰畧與工師同由此則攻戰之業不僅治邑業者遺之也設假而執野業者亦忘之如此則爲不知兵之民不任戰之國矣別自邑野業術其國必富富故啓鄰敵之戎心思寇而奪之矣是故國以不武而富而富國尤虞寇侵於斯時也使治國者不加未雨之綢繆欲民之善保其富厚之實難矣

所謂未雨之綢繆者有二術焉一曰討國人而强之爲兵知武事爲其民之所不喜而儆之以寇讎之近可欲之多令及丁之子無問所操之何業必徵之以習戰守之事違者罰必加之此一術也（此術今德法二國用之）又或定經餉之數置額兵常制俾專講肄而不騖餘業此又一術也（此術今英美二國用之）

如前一術謂之民兵如後一術謂之額兵額兵舍習戰之外無餘事其衣食專仰於國家糧餉者也民兵訓練習戰以歲時退則仍執本業以自養不仰於國家糧餉者也民兵雖兵而其民猶佃也工也賈也不得專爲兵也額兵眞兵專爲兵不得名以

他業者也。是二者兵制之不同。如是而已。

案。中國漢唐之制。皆民兵也。至於宋明。則額兵矣。　國朝綠營。則額兵也。八旗。則民兵矣。民兵得專爲兵。仰衣食於糧餉。其制實兼民額二兵之長。然惟戰勝之國之兵。得爲此制。使一視同仁。則有食者無餽者。其勢尙不能也

同民兵也。而各國之制異。有分府而隸者。有不分府而隸者。分府者。軍有專名。將有常官。平居調集訓練。以此臨戰。部居成行。以此不分府者。民自相聚。以講肄之。有事而後編爲卒伍。（前制。即中國唐代之府兵。後制。即近日之團練。）當希臘羅馬爲合衆時。平居民自爲習。其相聚而講武。得就其相悅者爲之。未戰之頃。固不爲部勒也。他時民兵。多分府者。若英倫。若瑞士。洎他諸國。凡號民兵。皆有專屬。歲時蒐狩。亦奉將帥之令。以整齊之。

火器未興之初。兵之號精銳者。必人嫻弓馬。習擊刺。士之勇健趫捷與否。所關甚鉅。往往以此分勝敗焉。上欲其如是。則令人自爲習。擇友從師。不必集大隊之衆。轉示

精明也則不分府宜自火器盛行肉薄事少士之勇捷與用器之巧習與否雖尚爲利害所關而與未興之時遠矣用器雖分巧拙而巧者無必勝之勢臨陣之際事尚有重於巧習者非合軍爲之不能得也則分府宜以今之戰事與古較則整齊嚴肅令出事隨其有關於勝敗之數者過於士之勇捷巧習遠矣槍礮之砰訇煙霧之迷漫與人懷惴惴死至之無時彈所及遠或游其轂中而未知發者爭先或實未交綏而不覺凡此皆使欲爲整齊嚴肅難而號令之迷通不易也戰之方始而軍已亂者蓋有之矣古之軍交戰也謂震撼山嶽激揚風雲者人聲而已無煙霧之迷罔也無不可見而猝至之死傷也白刃不交於前流矢不飛於後則固明明無死法也夫如是之戰而加以精練節制之師自揣其巧力聲威之足恃則所謂整齊嚴肅者不徒方戰之無難也交鋒終日至於一軍不競而勝負分可耳夫今世之戰其難於嚴肅整齊如此而所關於勝敗者又鉅則士固不可不素練矣而其事非素聚廣集而爲之又無益也此今民兵所以不可不豫分府而專屬之於將帥也

案往者火器未精發難命中說者謂欲殺一人其所費彈丸必重與死者身均而後可此老於行陣者之所熟也數十年來火器益精近者命中已甚易矣至小口快槍出及遠貫堅而加之捷速則殺人直如草耳以其器之精也則士卒之巧習又重所謂左手如枯枝右發而左不知者至於今又絕有關係而不可忽矣無煙藥未用時對敵之頃士之發彈望空而施幾無所謂瞄準者於軍儀深爲浪費自無煙藥用散彈之至愈益無方而懸明察遠者實則士卒之巧習又重矣斯密氏所謂整齊嚴肅號令遲速意若謂特重於今者然即古之時何獨不爾乎

民兵無論爲何等其精練必遜於額兵其理又易見也民兵雖兵各有專業其訓練僅以歲時至於何月爲之至矣而額兵則舍講武而外無他事也其行習扞格之異有固然者此自火器盛用以還其利害若不及古然今日普爲士兵所以稱最於大陸者則坐是之故不得謂無關輕重也

民兵雖分府而統之以專官然彼於合操未數數也萃而聽其長之指麾號令者不

過旬月一爲之已耳其餘時則渺不相屬也此其畏威服教必不若額兵之起居飲食動作云爲一唯其將領之號令是遵者矣故民兵紀律之嚴明隊伍之整肅必遜於額兵至於技藝之巧習與否民兵額兵之異則不必大有逕庭也前謂近世之戰事伍之整肅號令之嚴明重於古則額兵之用固利於民兵也

韃靼大食所用以戰者皆民兵也其精若與額兵不相遠蘇格蘭之團練亦然二者其臨陣之將帥即其平居之長上也蘇格蘭山部之民亦以畜牧爲業雖然牧矣而不遊有牛羊而皆地著不若韃靼大食之隨其部落逐水草遷徙也故其民不樂示暴於外爲爭戰師出少有鹵獲則截然思歸有時雖撻之不能定也且以有室家之安也其兵器之服習與征行之耐勞皆不及西亞之民遠矣

民兵經累戰之後往往其精勁又與額兵等蓋臨陣之磨礲其效非居平蒐練所可比以是之故近者北美民兵其勇銳善戰不讓於法蘭西西班牙二國所遣勁旅也

既知民兵額兵之爲異則古今戰事之成敗有可得以指其所以然者歐洲最古之

額兵則馬基頓王斐立之所統者馬基頓屢與其南鄰希臘爭其始所用亦民兵也自特拉斯伊里利亞特塞利亞數役之餘其卒皆練雖其間稍獲喘息而斐立則勒之爲額兵不遣散也用此而定希臘亦用此而筞波斯夫希臘合衆之民兵於時稱最精而斐立百戰終克之若波斯民兵則息士之民偷弱選耎其克之也者發蒙拉朽而已豈有難哉此爲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爲一國幷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歐洲則古希臘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王皆稱帝者也）載諸史傳亦世運之一變局也

後百餘年而羅馬之合衆與與非洲北岸之加達幾合衆爭圖命於地中海中間幾亡國屢矣已而滅加其國更盛此其平陂往復之致坐於兵之爲民爲額者居多又可舉以證吾說者也（羅馬與加達幾凡三戰而加達幾亡其第二役與中國之劉項爲同時加達幾大將名韓尼伯爾最善戰彷彿項羽之鋒銳而羅馬卒勝加達幾

之將名西辟阿其深算能柔亦猶漢高僕嘗謂東西二洲其應運生才多暗合者中國有秦政則歐洲有亞烈山大東有劉項則西有韓西二子希臘之國亦猶秦短羅馬之基祀如漢長不獨名理諸學地有生才也嗚呼斯已奇已）布匿之戰凡三役自第一役之終至第二役之始加達幾之民未嘗脫兵革也三大將相繼統之爲之首者韓密克拉爾也次哈斯都魯白者其壻三韓尼伯爾者其子一出以討封內之叛奴再出以征同洲之叛國三出而舉西班牙凡此皆與羅馬再厲之先聲也故韓尼伯爾所將以深入義大里之軍皆久歷戎行之精卒即謂之額兵可耳當此之時羅馬之兵雖未嘗無戰事然皆小役無足道說者謂其武備漸弛非無據也以新合之民兵以當長征之勁旅故一戰而敗績於士勒比亞再戰而喪師於特拉新美奴三戰而殲軍於戾尼是三役也羅馬合衆所喪幾數十萬人國以大震其不亡特一間耳而溯所由然則以民兵之新當額兵之舊故耳不盡由韓尼伯爾之能軍也當韓尼伯爾由西班牙避道行轉以入義也常分其軍以戍西班牙矣而西辟阿一創

於土勒比亞長驅遠颺為根本之圖盡收其兵渡海以西剿其軍不足當韓尼伯爾之迦戌故不數年又竟為韓弟哈斯都魯白之所逐者（西人多同名此與前韓密克拉爾之壻異又西辟阿有三父子兄弟同稱而加別）韓尼伯爾嘗乞濟師於國而不至（一義大里與加達幾二國僅隔一水旦夕可達顧加不能者以無海軍而羅馬有之之故故後人謂古今名將前有韓尼伯爾後有拿破侖然韓攻羅馬十餘年拿破侖攻英吉利亦十餘年而二人皆不遂其志者則皆海軍之力也海軍之用將於後世尤見之）而羅馬民兵雖數敗然以久暴之故亦與額兵無殊則二國之短長漸等至哈斯都魯白率西班牙之戍人義以助其兄途因失道猝與敵遇二軍皆練而客主勢殊遂軍殺身殲而羅馬復振哈斯都魯白之入義也西班牙無額兵而西辟阿一旅以久暴而練遂旬月而復西班牙乘勝渡海長驅以入加達幾所遇皆民兵其勢如破竹於是韓尼伯爾班師與數敗之民兵合以為守遂有查摩之敗繼而二民主存亡興廢之機由是決矣

布匿役罷至於合衆之革而爲帝國也（羅馬第一帝名沃古斯達立先耶穌生二十七年）羅馬之卒皆額兵矣（羅馬隸卒之法載於西史者至爲詳密至今猶可爲法宜一時稱雄西海也）當是時餘國有額兵者獨馬基頓耳（蓋亞烈山大之遺澤圖以馬王而并希臘者也）故猶足與之相抗當羅馬極强之世猶以再舉三戰而後克之說者謂設馬有孱王其國猶未易即舉也餘國之民兵若希臘敘利亞埃及皆軍至隨舉之獨戎狄無化之國若斯吉地亞散處黑海與加斯邊海之濱者雖皆民兵然常爲羅馬之勍敵其他野番若巴社（或謂即波斯胡大誤）若日耳曼民兵皆剽悍爲羅馬之所畏然使師出以律得能者將之猶足以勝敵有餘蓋羅馬之所以終收二種者誠以所屬幅員已廣而二種又皆傑野無化不足貪耳非果力不足也古巴社蓋韃靼之別種其儀俗多有同者而古日耳曼亦與韃靼異種而皆爲游牧之國故其兵與諸胡同居有部落出有專將其所以爲民兵而不坐弱者正以其治化之淺故耳

考羅馬之所以衰亦由於武力之不競而其武力之所以不競者蓋亦有數因焉征遼闊而殺於患其一端亦皆其國勢之盛也所向殺戮與富往往弛甲韜弓以趨敵而兜鍪之煩重亦以爲無關勝負之數洎合衆之治轉爲君主一奧古斯達本以武功至高漸稱國柄一各部皆有額兵分關鎮戍其處北方守日耳曼及番諾尼亞邊地稱最精常爲國王之所憚帥死其士卒常自擁立所愛者以講於朝迫君士丹丁立謀以術殺其勢先一府三校之士皆集邊場爲營堡至是令退者予聚散布都市間與民雜處非惡人勿勤無幾何時前之純爲兵者後皆半工賈猛殺致果之風衰黠與者利之習勝矣故北額兵轉爲偷惰不戢之寇至及日耳曼斯吉地亞寇其西境民往往不勝兵矣羅馬後渠多用金錢雇募雜種外人以禦邊寇者坐此故也歐洲兆迎凡數大變第三之變則羅馬西朝之解紐是也蓋羅馬與北部諸種所用者皆爲民兵而游牧之民兵勝於耕稼工賈之民兵甚遠民兵爲用非必足當額兵而以勝他民兵之無節制者則有餘此優劣之分也故古希臘民兵勝波斯矣後之

瑞士民兵又勝與地利及自有根德矣皆以此也

案羅馬之衰斯密氏所云云特其兵事一端而已此爲近因其言則所以然之故亦緣矣風俗敝濁恥尙失所法制具文形而無實用上下抗巧而不知變通此其所以失也其最著者莫若於賦稅刻深國多無狀之費兵制隳弛民鮮死公之心有一於此邦匪不危況兼之耶雖然歐洲羅馬一統故爲列邦者殆天意已使羅馬至今猶存則三百年以還世治變更斷無如是之速者而歐亞二洲之閒雖至今不過如漢唐時可耳

羅馬散而日耳曼斯吉地亞諸種與各國之兵尙沿舊制率多農牧民兵其臨陳之將帥即平日之長官故其卒猶服習而軍威猶嚴肅也治化進而民之生事日殷不獨酋豪之權漸弛即民亦勤動而少蒐習之時是故民兵之制降愈不行而國養額兵以承其乏一國首變各國斯從蓋不如是則疆圉不固而民兵之勢不足以當額兵之常練者故也

使額兵而訓練得其術則雖未經戰伐其勇健果敢與累用之兵無以異也此於歐洲之已事而見之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俄兵有事於波蘭其健銳與普魯士之額兵埒普兵經數十戰精練甲歐洲而俄民前享太平無事者幾二十餘年其兵皆未經行陳者也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英與西班牙戰先是英之無事者幾三十年一旦遠出長征其勇銳冠軍爲旁觀所驚歎（乾隆四年英國訛傳西班牙在南美洲虐用其民由是啓釁）然則額兵固不必以經戰與否分優劣矣是故長懷久安國無外患者其將帥可以忘其戰略而訓練得術之額兵不必以久恬不用而扞格也

案斯密氏此節詞理殊未愜讀者存焉可也

群治既進於文明民業繁興而庶物殷富夫如是猶僅恃民兵以爲守而不幸又鄰於羌胡戎狄之邦則其國必危而且滅試觀亞洲中東西文物諸邦若支那若印度若波斯或困於匈奴或滅於蒙古或奔命於韃靼則吾民兵於淺化之國最强可謂得明證矣顧民兵雖强又常爲額兵之所制額兵必庶富文物之邦而後有以

立而庶富文物之邦亦惟額兵能爲守也否則貧野之戎狄必起而乘之何則其財物饒可貪故也是故群治既深民物殷賑欲長保其美富而不見奪於夷狄者非棄民兵之制而用額兵必不可也

且吾考之前志知不獨深化之國必得極善之額兵而後有以守而淺化之國亦必待極善之額兵而後有以興也蓋淺化之國得英君則辟據此額兵之用其治柄乃伸而不屈其號令乃風行於桀驁之民而莫敢抗其制度由此而立其朝野亦由此而安自非然者必不逮矣觀於俄羅斯大彼得御極之際首建額兵其他治具隨之而舉俄民之服教屬國之畏神凡皆由此夫俄國彼得之前無額兵也自額兵興而後俄有今日此讀其史者所共見者矣

案斯賓塞爾有言一制之利弊往往視治化之深淺以爲殊即此斯密氏所云之額兵彼得得之以昨俄國此說是也然亦前俄之化淺而後然耳日久化進是制也徒有弊而無利者有之矣蓋其君得此以成內重之勢朝廷尊而法制有以立

當民虎鬬野之秋不如是固不可耳至其民氣既合其國勢既強更數百年而無變則未有不由利而趨弊者蓋力征削弱之治以爲立有餘而以爲進常不足居上之權大重民氣必鬱而不舒汙吏豪君有所恃而不可制其治怠之群其民不齊則上下之智力必由此而日縮邑野之財力必由此而日微即其前所恃之兵威亦必將徒形具而已當是時也內有桀民外有強鄰其國之衰又無日矣今世歐洲患此者以俄羅斯爲最德意志奧地利次之而英法則受其弊而已過者也德奧之民權稍稍與君權相抵制至於俄則專制之治猶之無由故其國不足望長治也且國有專制之權名爲其君而其君常不可得乃常落於權臣藩府之家今之俄皇固未嘗有令權也執政與邊鎮藩府之權最重觀於弭兵一會俄皇與之而俄諸臣所行與之相反朘剝之利入於私家政以斷道官由濫用可以見矣其爲國如此則其外雖強要不能望其長治假用彼得之制以興亦將由彼得之制以廢此誠天道無如何也

偏於民主之說者常以額兵爲可畏而或害於民之自由此其說良有以觀於羅馬凱撒得額兵而合衆之局轉爲君主若英戈洛森爾主額兵而毀長議院可知主兵將帥意不在守持國憲而以脅立憲章爲與己利權違反者則其事常至於脅民自由也獨至兵之大權操於國主而分統者皆國中之貴族世家有兵之人以保國守法度爲大利於己其私家之利害與公國合者夫如是雖有額兵與民之自由榮利固無害也豈惟無害而已即謂其使民益得自由可也蓋得額兵爲輔國主之勢有磐石之安而無所容其疑忌若今日之小弱合衆然惟恐民有陰圖於其舉動時時詗察禁錮之而民之自由遂大病矣其時民上之勢常危而不安雖爲巨室豪傑之所附而民亂之起國本輒搖往往旦夕之發動有以釀成巨變則國家勢不得不奮其全力以與囂張之民爲難惟反此之情而朝廷之基大固不獨巨室豪傑附之而且擁精練之額兵以自衛則雖在野極妄而無忌憚之謗議於彼不能傷也故其君能忍之能容之惟彼自知其所據之極尊夫而後有以平其心以爲此耳故民之自

由其末流至於放恣。惟其君之握重兵而操權甚固者。而後能若之。餘國欲上下相安而民氣之靖也。必予其國主以便宜賞罰之權。以遏抑民之自由而過者。獨如前之國。其國主雖不有是權。其朝市之靖謐自若也。

案此節原文雖若拉雜。而自後人觀之。以其說爲無憾者鮮矣。斯術氏或據當時之情事而爲此。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歟。存之以備一說可耳。雖哲斯曰斯偕氏與休謨最親狎。此節所言殆用休旨。其謂民欲得自由之樂者。必國家行法之權大伸。而輔之以兵力。此當時之事。是二人之所親見。殆有以使其云然。蓋其時所見民主。實非民主。國中強有力數人。聚而號令一國。此謂之以少治衆可耳。非眞民主之公治也。然試降觀北美之政制。則知民果齊心一志。以求治安。將自由之休不期而自獲。其事有明驗矣。夫使民志齊同。而人人守法。以此而得自由者。較之以佳兵之權。畀之國主。抑所謂主治之官者。其利害安危相去遠矣。

是故有國家之第一天職。在乎禦外侮而綏遠撫邇。治化日蒸。其守圉之費亦日鉅。

始也凡民皆兵不獨無事安居爲無費也即令戰爭擾攘其爲費亦微獨至民物蕃昌國昭文物將不獨師行之費爲不訾也而居平整軍經武建國威而銷敵萌所有待於國之度支者夫不勝其繁重矣

矧自火器肇興而戰事爲之大變槍礮用而練兵廩餼之費倍蓰於前其兵器與儲胥皆大費一火槍之價浮於弓弩戈矛者既數倍矣而槍彈之所費亦重於矢石火藥既炸隨風散盡不若箭括之用廉賤而可復收也長腔田雞諸礮不獨貴於古礮弩飛石衝車諸機且重膇過之其轉運尤勞費凡此皆所以使攻人之費甚重者也槍礮既用攻易則守亦不同古之爲城壘塹隍者不過防衝車隧道至矣今日城既無用而礮臺之制必窮巧極堅而後可資爲旬月之守方其先事爲備建築之費如邱山焉故國當今世其守禦之難周不知過古幾倍而人事之古今異制者亦半由戰爭爲術之不同溯其所由皆濫觴於火藥之爲用嗚呼當火藥之始出不知者幾以爲幺麼小術無足重輕而孰謂其助成世變乃有如是之烈乎

目論譏夫親見火器內城之烈則致憾於創製火藥之民（其物實始於中國）精進火器之工以謂虔劉之災彼實作俑顧自我觀之其事殊不爾也夫自火器大興以後其戰攻之疏數與殺人之衆寡兵連禍結時日之短長姑勿具論若但自其易見者言之則火器日精固文明化國之大利也蓋火器日精則戰費日重非民物殷賑之國不足以當之且其爲物至精非文明之民莫能製也夫如是則富厚而文明者將常强貧窳而僿野者將常弱使古羅馬而得火器將不傾於峨特日耳曼之種人使古印度而得火器將不制於蒙古韃靼使古支那而得火器將不困於諸胡古富厚文明之國求所以禦貧乏草昧之國難今貧乏草昧之國亦求所以抗富厚文明之國難無他兵學攻守之日精器械儲胥之日費故也推原其故火器爲之火器者火藥爲之故一火藥之創而草昧日開天下文明之機實伏於此是殆天設非人力也彼目論者烏足以知之

案歐洲武備之費以斯密氏之世持較今日殆蔑如也而所言已如此使居今世

吾不知其舌撟不下又何如也自乾嘉以來歐洲民權忽伸庶業猛進說者謂百年所得不啻古之千年非妄誕也國既日富則其爲守愈嚴而武備之脩遂亦遠邁古者火槍之製及遠貫堅命中靈速兼備四德殆疑於神而大礮之威幾於無堅不摧火藥礮鋼爲製特異豈僅非古人所及已哉此其所以爲攻也至於爲守一鐵艦之費價十餘兆一要隘守壘費萬萬金今日戰事不獨費重已也且其事日難有莫敢先發者矣至於各國守圉之費有尤足駭聞而歎世變之烈者昔法之戰統計一千九百一十三兆鎊光緒六年各國防費合共一百六十一兆又自同治乙丑至光緒己卯歐洲國債所增一千六百九十七兆八億五萬鎊此以歲息百四計之則各國所以與民者歲六十七兆九億一萬四千鎊也至於甲午以還各國之所以綢繆牖戶開拓疆宇者愈不遺餘力其費必大進於前會計之書俱在可詳案也西國之盡力於兵者如此大抵繇今以往國之強弱必以庶富爲斷而欲國之富非民智之開理財之善必無由也古人以言利爲汙而生又不能

無以養則何若取其物而深言之使各得其分而無不平乎況至今日國勢之治安民風之雖好及吾一身一家所以爲事畜教養者將惟其財此計學之所以與而士之所以樂反覆於此也

二理官之費

夫爲一群之主善其守圉保其民不爲他群之所侵固爲莫大之天職矣其次則莫重於禁其民之無道而相侵於是乎有司理之官有刑憲之典凡此亦不能無所費而其費之多寡奢儉亦隨群治之淺深民智之高下以爲殊不可概而一也

理官之設與一群之恆產相始終畋漁之民殆無恆產即其有之其所値不過一二三日之勤動作勞而已故畋漁之群罕有理官尤無刑憲之約勒而常用者蓋身無長物之民所能相侵者非其人之身命即其人之聲譽也殺傷創痏僞傳譏評受之者誠苦之而於施身則靡所得利也至於事關恆產則異是有其侵欺受者之所亡即施者之所得也夫傷人之身與名者必有娼嫉憤懥之心先之而常民之中所常爲

是心之所役者寡即其甚惡戾氣所鍾特日月犯焉而已耳雖如此之人其心常以是爲可樂顧計其終事彼則未嘗有可以把握之實得也使彼中材亦知其無益而戒勿犯矣故如是之群雖無理官雖無常憲民猶可以州居而相保以爲固也獨至富者之貪而無厭貧者之惡勞苦而悁好逸樂當前而不悖後艱於是恆產爭奪之風以熾嗜慾之情著於心本而其疢存乎人人異乎前者之爲害矣且夫財富之所積者不平之所存也以常法課之一家鉅富其貧者必有半千故其國有封靡之家則其國必多無聊之業而怨讟之氣積於閭閻飢寒之迫涎羨之深岌岌乎富者之產業矣於斯時也彼之所恃以爲固者獨邦憲耳舍是則據累年之積畜數代之傳業者不能一宿安枕也無形之讐夙於襟背雖彼未嘗致之而無術以平其怒橫逆之來隨地可見苟非君上爲之持其平而剸其犯者彼烏所託命乎是故民之恆產愈宏其有待於明刑行法者愈亟使民無恆產抑其生事至微者其待治不如是之殷也

夫既有治民之國家。則必有統屬之綱紀。有民之待治以俟產之進而益微。則亦若民富業殷。而君民上下之等衰以生。今姑無慮以言之。則民之所以有上下等衰與夫貴賤之不平者。其故有四。

一曰德。德若何。民之所具於身而無假外求者也。勇力美好。穩捷。此所得於形貌者也。仁智通達公果。廉威。此所得於性情者也。雖然。使身之可貴。不輸之以心之所可貴者。無論所居之群為何等。其能上人者寡矣。彼有勇力。固也。其所威而服者。不過二人而已。惟心德之符。而後所服者眾。雖然。服眾矣。而其物難明。難明故易爭。而尊不必屈也。故無論群治之為草野文明。後此不可知。而前之以德定貴賤尊卑者尠矣。彼方用其易明而難爭者。

二曰齒。民年長而無及於老。則富貴才德同於人。而人常先之。此天下古今之通義也。射獵之群。如北美之土番。其次尊卑。純以此。其稱謂。尊者以父。平等者以昆弟。卑者以子。文物之國。富貴均者。相先後以齒。草昧之群。舍齒莫先後也。故獨以之矣。

男女同產長者必專其傳業過一而不可分者若爵位名號常歸於長者蓋尙齒者天之分一定而不可爭也

三曰富多財之人雖常先業所奠會於治化甚淺而民產至不均之世韃靼之俗牛羊孳多是何千夫而欲廢其財無它術其群治既淺工業不精食而有餘無奢侈玩好之可易者其所飼之千夫仰其所賜以爲生戰則必從其令居則必服其理兵戎獄訟惟富之從而富之豈有此權者惟其富耳使其群之治化繼蒸而民有恆產是富雖饒多財所服從者或千夫而止耳雖彼之富所以飼千夫者自若或所飼者倘過此數顧彼皆受之而有以償富之予者皆有所復如此將人人自由而富之權勢所得及者將不過奴婢私人而止何從多乎雖然使民產不均將無論其化之淺深而富者之權力皆大掩蔽滅尙此世之所以多不平也射獵之世民無貧富之大殊舉國皆貧故無擇因皆等而所因以次後先者獨尙德也尙德權輕故是時民無獨具勢力者游牧之世貧富之異最深而富者之勢力亦至大主奴之分定於是時矣大食

棄護。尊若天帝。韃靼可汗。制其人之生死如牛馬然。

四曰世。世者。富之餘也。在其身則爲富。及其子孫則爲世。夫世曰舊家。然家爲有不舊者。君王之宗祖。勢不能多於徒隷之高曾也。特名字之顯晦或異耳。故所謂世家者。世其富而已。世其祿富所收之權力而已。新造之家。民之致嚴。恆不若舊。是故思舊君。惡簒臣。無他。亦以新舊之用情異耳。執兵之士。督之以故帥。則俯首帖耳。然拔於其下。則謮咤而不服。臣民之於君猶是也。自其祖父吾所常服。則吾固彼之臣妾也。猝有他人取而代之。則吾何爲而不若斯相率而叛之矣。民於新舊之間。其用情之異者如此。

故世者既富而後有。而富者以民產之異而後興。射獵之群。其產無從異也。則其世相若。夫智勇之子孫。固常爲人之所敬愛。而過於彼怯之所生者。雖然。此末由甚異也。竊以謂世未嘗有專以德智勝人。而其子孫乃本此而爲世家者。其世者。常爲富貴智力之所附矣。

案斯密氏自本所知者以爲言。彼未見中國之孔子耳。

游牧之國最重世。以其未進於文物也。而風俗渟滀。一切奇巧玩好之事亦希。故其富易以長保而世其家焉。世而貴者於游牧之民乃最衆矣。是故富世二者民之所以不平等之權輿也。民既以富世自異於其群。而責貧與非世者之已服。此見於游牧之衆至多者也。蒙古牧長既以富厚而爲衆貧之附矣。且其故家前代源遠流長。爲其人之所嚴敬。則坐而爲一部落一種族之主若君者。自然之勢也。以其爲世種。故附而從其部者多。則統兵之權過於餘衆。統兵之權既大。則得加賞罰於人。而莫敢不讋服。彊者畏其威。而弱者懷其保。有所控愬。必之其廷。故是人之富世。不僅爲彊武之資。因之以得兵權也。且以其富世而爲獄訟質成之主。又因之以得刑柄矣。化之淺者莫如射獵。至於游牧則稍進矣。而貧富之差遂形。貧富形而貴賤等衰之事亦著。有貧富貴賤之等。則不能無刑章以威貪很。此相因以起。莫之期而自至者也。且既有之矣。則以爲不可廢。一日舍此無以爲安。此君臣天澤之分之所以嚴也。

其富與貴者。尤樂守此。知一旦綱紀有隳。則所保者將散故也。中產之民。亦合以衛富者之家。必富家全而後彼之中產乃可保。小牧之幸存其群之不散。視大牧權之伸令之行而後得之。大牧之權伸令行。而後小牧之權伸令行也。故其服人也。起於欲人之已服也。無他。轉相隸而已矣。此王侯大夫士庶之制之所濫觴也。由是而有尊卑。亦由是而有法制。禮樂刑政。樊然並興。顧深追本始。質而言之。則為富者禦貧。為有產者防無產者之奪而已矣。

君乎游牧之群。而主其聽斷於己。無所費也。方將以此而收利焉。人之赴愬常樂出資。苟有所訟。即有所貢。使其君威令既行。則為惡之夫。既抵罪矣。往往更令罰鍰以歸君上。以謂彼既以事煩瀆其君。罰之宜耳。觀亞洲諸部。與歐洲昔之日耳曼斯吉地亞諸種。其中可汗贊普。降至部長豪酋。凡為訟獄之所歸。即為貨財之所聚。可以徵吾說矣。且始也。訊斷之事。王若豪身自為之。浸假則有所遣使以代其君之勞。此則舉按行之制之所以興。而國君巡狩之所以輟也。雖然。彼代君矣。而有所掊聚則

猶歸之王也。當顯理第二部遣理官。周行境內。其詔諭猶傳至今。試取證之。則知此等行部理官。名爲詢民疾苦。實則爲國君聚斂財賦。重於正辭禁非矣。

夫國家設爲刑憲。固所以禁戢止奸。雖以牟利。已不可矣。乃今聚斂其所重。而行法附之。則久而姦弊叢興。烏足怪乎。民來求直。而挾重貲者所得不止於直。則無所挾而求者。其不必得固矣。且行法之吏。其聽斷必故遲留。以爲請益之地。欲其出錢。則必利其有罪。如此則窮人亦困矣。歐洲中葉以前。刑政之非。大都坐此。此史傳中所不勝舉似者也。

國主躬自聽斷。其骫法亂白黑。即甚身被者無從得直。何則。權莫與均也。理官所爲蒙平反者或有之矣。然使理官骫法。猶爲一己之私利。國主平反其獄。而嗣骫法者易耳。設彼爲之而利在國主。抑爲之以媚任己者。則枉之雖出於理官。與國主之自爲無以異。民欲求直。難矣。故夷狄之國。若歐洲中葉羅馬解紐之餘。刑憲汚壞日久。民生無聊。雖有賢君。刑猶不平。時逢暴虐。則放紛無道而已。

游牧之國。其君爲部落之牧長。其待養於牛羊。無異於其稼人也。稍進而爲耕稼。其民於國制去游牧者未遠也。則其君待奉於其田。田或私或公。私者若富民之私產。公者若歐洲近世之冠刪。此如希臘與亞洲杜梁交鬨時。日耳曼斯吉地亞稱人。當佔據羅馬西封之日。其君長皆如是已。其民於君。平時無所進奉。獨至猝遇強寇。欲其主之已庇。而後致貢焉。其所貢者。即地之所出也。亦讀詩述杜梁之戰。言阿加孟諾求助於阿氣利。許獻其七邑。所則言之利。亦不過是民將隨時有所供給而已。夫使仰食租稅之君。所得自潤者。不過貿成之贄。謂彼將以不貪爲寶。而一切行以至公者。殆無望已。此時最善之政。將不過定爲章約。某事幾何。某獄幾金。使民前知。不求無藝之斯。至突願約行於權均之人。而後可恃。彼其一國君也。而其一則民也。謂此約必信而常可恃。蓋未嘗有也。故如是之世。其刑憲雖有。同無高下。任情屈申視賄。殆無術焉可補救也。

獨至外侮憑陵。疆圉日棘。國主私封出者。必不足以周。王用則同壞相救。取資群力。

而賦稅之事以起。國家既享正供。其前此訟獄之政以賄成者。乃漸廢矣。往往君民相為盟約。受賕折獄之事。不獨國主不得為也。即代君行政之官尹士師。設或犯之亦為罪也。蓋前謂質成之資。去之甚易。而欲第其多寡高下。雖民當用士師之裁蘇。國主之度支。而訟獄之是非。必不可因財賄之多寡有無而棄也。由是刑清理平。而法官無受賄之事矣。

雖然。此特易其受利之途。期無傾倒曲直已耳。謂訟獄聽斷之事。無俟財而有其主之者。則天下之所無有也。若勞棐爾若阿堪尼之顯發（一 攷英民訟獄之事。始亦與中國略同。一訟之成。三曹而已。三曹者。告者所告者與夫斷獄之理官也。至中古而有願愬之制。蓋國之律令例故。降而益繁。非專於其業者不能諳。委使理官之聽斷請他比析律文端。則兩造或蒙其害。此勞棐爾阿堪尼等之所以設也。勞棐爾此曹知律者。阿堪尼此言承事者。民犯法而得罪於其群者。若殺盜等。必自詣府。其他私罪若爭產負逋。則不必自詣府。然輕重皆得僱律師以自輔。期曲直之各如其分。而

國主亦有律師名總阿埵尼與理官並坐堂皇上以視國憲之必伸下以察小民之無枉也）訟者之所必出否則彼將鹵莽而爲之蓋顧愬者每歲之所收往往浮於理官之歲俸矣即令出以公家亦不能甚劣今日之出於兩造也雖然一國訟獄之端所最重者則刑典之無出入枉濫而已費之多寡抑其次矣聽斷之官所不容爲兩造之所願者其指固如此也

民群聽斷曲直之事於職皆甚尊故雖絀於財而爲人之所樂受每見鄉閭長者爲里中處分爭執及他瑣細訟獄雖費日勞神羌無所得而常以得被推舉爲榮故知文明之國其中明刑治獄之事若高下司理之俸金讞鞫懲治之所用雖出之以不節而甚奢其於國家不能爲厚費也

且訟獄之費欲其皆出於兩造之民而國不與焉亦未嘗無其術也爲之得其道則國之度支省矣而刑罰亦不患其不中也治化未進之秋國之君公責歲費於訟獄於此之時選其刑清而費省則誠難耳至治化稍進國有士師此時爲之誠自易易

蓋民約責國君之守難而責士師之不畔易今使取獄之目衡其難易久暫而次第之使之較然可守一獄之讞也約於某時民各納贄於府寺主藏之吏獄成讞定則由主藏者課諸理之功若時比例而酬之獄未成讞未定則勿酬如是其刑憲未必遂棼而滋求賕枉法者弊也民無所多費而聽斷之事以周且必讞成而後資分故有以勗諸理之勤而獄之斷決以早從來淼稽牙多祿職之供廢勤惰而等者其國之公事常最辦法蘭西部有議院院有理官理之歲祿大抵皆民之所出號額必思費其受於國主絕微圖魯斯議院於通國爲第二其中理官所歲受於王以爲俸者總一百五十利佛則英幣之六鎊十一先令也此與傭賃走卒之資幾等矣至額必思費則課勞逸勤惰爲分勤者有餘惰者所受與其俸差相等此其理刑之制雖未必爲便民而受賕枉法之事則所無者也

即若英倫國中諸寺其始也亦恃民之訟費以爲養由是則一寺之設恆欲赴愬者之多所以長費每有定制所不宜問者越俎察舉之矣此如國王大理本以察殺盜

大獄者也。浸假而治田產逋負之訟。（攷英典刑之制。向分孤理衞涅與司域爾二宗。孤理衞涅此言罪犯。司域爾此言邑治。如殺人刦掠詐諼不道。皆孤理獄也。至若承襲爭產契約諸訟。則司域獄。各有專寺聽之。）但使告者言逋家恃勢不道。則其獄可移大理。又若王之主藏。此立以綜王之歲入而為王責逋負者也。浸假而察私家之背約者。民言身之所以負王。以人負之之故。則主藏者可為督逋。凡此之屬。勞棄爾等拜文其偁。則其獄可擇所便者愬之。而各寺之理官律家。亦爭為捷疾明決。聚愬者心剔後來之日衆。故今日英國法司之局制。本有相競而成。國邑之中。理官不一。而皆待贍於民。其治獄也。必有以大愜下民之情。而其寺之立。始固。刑罰之善。正賴此耳。

而尚有所謂斯旦稅（此言印花稅）者。使制之得其術。亦可以為理官獄吏之祿。而明刑之費。不必更出於國家。蓋一獄奏當。其簡牘書辭甚衆。凡此皆刀筆吏之所勞神也。則一一可加斯旦。半指之紙。載稅數幾何其上。而於兩造焉征之。征之多少。

視其獄之繁簡。雖然。猶有弊。蓋賦之多少。視簡牘。彼欲其賦之多也。則繁假饕牘。務爲其勢。而治獄簡要之道。昝廢。近世。歐洲各國獄事。其僱小吏。與獅埵尼之數。皆計所出紙番爲高下矣。又爲定格。番幾行。行幾字。此若甚密者。顧書獄者相競爲斯數。無幾時。名法謹嚴之意。大亡。而民受其敝。此斯且稅聽吏之政所以難行也。

國中明刑聽獄之費。即獄求勝訟者出資。此一道也。更有詔糈。先貸後事。此又一道也。二者皆可行。特其費不可主之以施令行政之人。（歐洲官制大抵分爲四。經議制。一也。若國君若議院。是已。行政。二也。若國君若各部長諸官。是已。理刑。三也。議院至於諸寺法官。是已。武備。四也。戰守將弁。是已。行政武備。有時合爲一也。）使出於專地之產。則以其地授之所養之某寺某署。使筦其出納。司其分殖。可也。使出於專款之財。而食其贏息。則亦以其財責之所養之一寺一署。使筦其出納。蘇格蘭法司中。有少分爲財息之所養。然此非善政。國家刑憲經久之規。所關者重。財息之升降不可恃。以其無定。養其國經。此可謂不相副而苟且者矣。

國之官制。畫理刑與行政爲兩途。此誠盡善。當緣文治日優。政事世繁。而後有此。蓋刑與例故日益紛紛。非有專業之人。獨司之守。萃一人之精力爲之。有不逮者。始也行政之人。欲兼治而不能。於是乃有所任使。繼而以是爲便。而以爲經制。當羅馬之興而漸盛也。㬋蘇勒。（羅馬爲民主時。常歲舉二㬋蘇勒以主國事。其制猶今日之伯理璽天德。而推舉由聖泥特。聖泥特者。羅馬之長老議會也。）煩於征伐。則立理官一員。號布理多者專司之。羅馬散而各國興。各國之王。以聽民訟爲勞神褻尊之事。則分遣理官。或居邑以待赴愬。或行部刺舉之。此今制所由起也。向使理刑行政二者權合。則欲求其不逐利勢爲輕重。其事殆難。其視私家小民之權利必輕。意雖不必盡出於私。而小民之枉抑者固已衆矣。夫民之自由。與其身家之安固與否。皆視刑獄之公否以爲斷。而欲刑獄之公。不盡理刑之權與行政者不可合也。且必使其職之失得榮辱。一切無所繫於行政之家。乃可以秉直持平而無所畏屈也。是故吾英法官。除拜斥撤。不由國王。而其詔糈分頒。亦非王之得以予奪。

案泰東西之政制有甚異而必不可同者則刑理一事是已蓋其制多濫觴於羅馬希臘之舊而降而益脩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必言其所以善則律令爲專學一也律師爲專業二也其所以有辯恕之制而聽民之以勞葉爾阿埵尼自代者不獨慮獄之或出入也亦所以使此業之得所養也有陪審聽獄之員三也其除斥撤必由法寺四也詔獄之供徑出於民五也分獄爲孤理術浮與司城附六也當讞之際理官獨尊七也理官之精皆其至優八也此其大經矣惟其制如是故能治獄一事職稱無闕訊鞫求情不用敲扑懲姦罰惡得一切比例而用輕典其究也民氣發舒樂自由而懷刑憲貪其勤勁之質無虞侵欺如此而不謂之幸民殆不可矣然而尙有未至者則遇司城附之獄每以文法之繁延遲甚啟民以訟產復財而坐以產傾財罄者時而有之至於孤理術浮之獄則吾無間焉耳中國自與彼族交通以來訟獄一宗實爲大梗此其辱國體傷民心有不殫語者凡國皆地律相蘊地律相蘊何地之所在法之所行也故法民入英必守英法英民入

法亦然獨彼之至吾土也則悍然不服吾法不服吾法則其人有罪非吾吏所能制於是乎有領事之設（各國亦有領事所治者商務而已不理刑訟也）有領事之設則其人不能與國民雜居於是乎有租界之立租界不止一國也於是乎有各國之領事各國之租界棼然並興日以發業夫國有五方異俗之民至難治也所恃者國有大法以整齊之而已乃今吾一國之內有數十國之律令并行其中如此而不終至於亂者未之有也往者東方日本嘗與我同其弊矣癸巳甲午之交力爭於各國而革之非以其兵力勝也刑政更張有以平其心而關其口而已而中國之事獨何如竊嘗謂使吾國終於苟且之治則已假不如是則雖不能爲日本亦尙有其次者之可圖也驗國書於諸邦曰各國民集吾土者既以吾律爲嚴而不就吾範矣王者制爲刑典世重世輕各有所宜而皆以救世而數十法闔然行於一國之中者固不可也吾今將集各國治律之學者雜議公允造爲一律以專治來寓中土之外國人勒爲成憲每若干歲吾授遣一員號總理各國訟

獄大臣而各國寓華之民亦公舉一員與辦治權自今凡中外交涉與夫各國交涉之詞訟皆治以此官斷以此律不得爲異其前之領事官理刑之權悉去之如此則各國未必有詞以距我也而吾民將從此受其賜舍此不爲則甘從法亂爲可恐哉通商之租界益多領事之設益衆行將有權重者來而統治之則所謂瓜分之勢成矣

三國功公局之費

君主民主其三之不能無費者則國中之公局也衆用之國功也蓋其事雖一群之所不可無而待之誠亟然其事以一人獨爲之抑數人共爲之費有不任而利無所復則其莫有爲之者固然而必其君上合通國之財力而從之其事乃克舉此第三之費所以不可無也雖然事立矣而其費之大小亦以其治之淺深異也

國功公局之事有以爲守禦者有以爲理刑者凡如是者既及之矣外是有以利其群之商政與以淪其民之德慧者淪民德慧其事亦二有以教民之學術者有教之

而不分老少之異者。凡是之費。於何而求之。如何而用之。宜分三支爲言。其義始晰也。

以下專論便商之國功公局。

一所以利其群之商政者。有通有專。自其通者而言之。則若道路橋梁可濟之渠。檝船之泊。凡此之費。其廣狹必與群之盛衰相消長。有不待辨而可知者矣。蓋通衢大道。其治關脩葺之所需。自視國中地利人功所歲登之多寡。物產進其所載運而轉於道者重以數。則其費因比例而加多。一橋之成。必計過其上者。其車輿之數與重。一渠之鑿。必與所通船筏之大小輕重。爲之廣狹淺深焉。他若泊之大小。步之短長。皆與商務之微勵。有相因者。又可知巳。

且如是之國功。雖有國者之要職。而給此之費。則不必盡出以太府度支也。蓋其功既因商而興。則即功可以責賦。取之得其術。將人既樂出。而以用其事有餘。此所以要功繁興。而主藏不必告乏也。

若大道若橋梁若可漕之渠既成之餘則過而用之者有榷錢橫舟之泊則受載脫載於其內者得計噸數以為征泉幣之為物亦所以利交易者也各國為之不獨造幣之費有所出也小小之賦且隱行於其中矣至若郵置之便民不徒自供其費而有餘化國之歲計且常有一大分焉出於此也

案世變日異而國家賦稅之所待亦以不同故今日之中國患不知理財而已貧非所患往者國之經費專仰於地丁降之而有關稅釐榷之設曾幾何時年有所加至於今乃為國用之楨幹矣邇者乃設郵政此亦久而彌大不可以度者也鐵路既通陸榷必鉅故曰患不知理財而已貧必非中國之患也國家常以至重之利權付之非我族類者初若不甚重惜而爽之不及三十年將在在皆荊棘矣故今日之謀國者過在不知事理不在不識洋務時務也

又案國功為一群之公利凡可以聽民自為者其道莫善於無擾此不獨中土先聖所雅言而亦近世計家所切誡顧國家興物成務所以利民用者又有時而不

可誘。誘之則其職淪矣。約而言之。其事有三。一其事以民爲之而輔以官爲之則廉。此如郵政電報是已。二所利於群者大。而民以顧私而莫爲。此如學校之原田製造之獎勵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猶弱。非在上者爲之先導。則相顧趦趄。此則各國互異。而亦隨時不同。爲政者必斟酌審度而後爲之。得以利耳。譬如英國。若墾田。若通道。至漕渠鐵軌。大抵皆公司之所爲。而至各國則官辦若官爲先導矣。然此必至不得已而後爲之。撥帑舊庇。常以官督商辦爲要圖者。於此國財未有不病者也。

有道路橋梁。而舟車之過者有榷。榷者以其載之輕重疏數爲差。蓋其物之將抵而待貲者。與輕重疏數爲比例也。然則征取之廉平者。莫是榷若矣。蓋是榷也。雖出於轉運之家。而其實則用貨之民之所出。無道路橋梁。其轉運必甚費。有之所省必多。故雖有榷而用者終以利。所費於榷之微者。必不敵其所省於轉運之鉅者也。且榷之重輕。又與得貨之淺深爲比例。然則稅之廉平。而爲民之所利便者。無有過此者

矣。

若夫高軒華轎。貴富者之所馳驅。法宜不以重言。而使所出者較之庫車貨輛爲多。蓋權雖稍重。而佚樂侈靡者舉之無難。重此而輕彼。無異使國中安富者薄有所濟。以濟小民之勞苦貧乏者。於轉運之便。賦取之均。皆無害也。

凡此之橋梁道路。皆以商務之殷而後有。故其擇地皆當。而其制之壯劣廣狹亦視乎商所蹤之何如。故其爲制自合用。絕漠邊鄙之地。無物可通。不能有九軌四通之大道也。鄉郊別墅。貴人所居。欲得通衢。其造成之費。別有所出。不能使商爲之。亦不能權過者之資以爲經營之費也。

歐洲內地河渠多濬闢而私家主之。以收鬻權。彼以爲利也。則講治營之律勿壞此若守之以官吏。如監權之嚴。彼將以無所利而聽其淤塞朽敗矣。烏得以長享利用也哉。法國之狠幾突瑪。國家費十三兆利佛而後成之。此九十萬鎊英幣也。此工既成。而欲其無廢。則莫若使原製造師利格視之。而得收其權焉。故其家以之爲相傳

之恆產。分於宗族。而謹守持之。使常可用。則使主之以豁除。彼將有無窮之費。而於其身之要害者。不知繕完。則年月之後。不必利用矣。

雖然。大道曆涂。欲其常治。則其勢不然。蓋道涂與渠同。渠所廢不治。不若渠同之於涂也。甚尤不平而已。然而猶可用也。故斂道涂之權者。使委錢道涂。不修而猶斂行旅之錢如故。如此則主以私家。不若畀之國權也。

不列顛蘇格蘭。權法固未盡善。是以道涂而民費以多。然斷一關之收。質諸修道之費。而道每不治而且漸弊。修者有之。而無計民之多日矣。雖然附治於縣。既嚴而得權。繕者此爲近。割則其中部要措注之未必盡善。固也。惟其割是。故主權者多不得人。而將視之官無有權之所收與道之費。將比例而道多溢羨。數務之後。議院將必有所以儆飭之矣。非難事也。

或云不列顛大道所征。過其成繕所需者過假借措注。宜將爲國家歲入之大宗也。彼以謂政府宜廢民間主權之事。而自爲之。繕道之工費之兵卒之存職日者。循

略加其月餉如此將較　民間在在須郵專業工民爲者其費之省遠矣是一轉移之頃國之廢入可增半兆而於民無所加征是故有國之道以法爲之其關國稅等於郵政可也（羅哲斯云當此書刊印時英國道郵統計不及半兆今英之大逾有五使政府收之以自爲政吾恐是半兆者將不足以周此五者行轄之費也）自我觀之以彼之術道權之必有大餘固矣而必若議者所指之多則不可必也且其法又不能盡無弊也

印道路橋之爲國也所以取繕完葺治之費而已乃今而國之度支仰諸是既爲度支之所仰則其勢將易於益多且自吾英之政策言之其益多之勢必甚厲也蓋取之之勢既易將有所乏彼將於斯易者而責之故雖今之權完而收之其數不及於五十萬然使倍其權率至其權率則百萬二百萬之總盈無難也始增矣而監權之官吏當國之所合無事亦增以其益多之易如此故其事幾至於必然然則昔之所以通道塗利商旅者浸假將以梗道塗苦商旅矣由是轉輸物產之費必增大減而

物之發市者日以滋少而所謂境內交通國中商業之最要者斯以害矣

乙前謂征取廉平莫若道路之權者蓋轉輸者權數與物重爲比例而所征者止於繕道之費而止也乃今所征不止於繕道之費則一變之餘謂此權爲天下之至不廉平者可也蓋使止於繕道之費而以輕重爲差則過者所出之財實與其所磨礱損傷者有比例也今則不止於繕道之費又從而益多之是過者之所出而以其所磨礱損傷者爲比例而貨價之以有道征而貴者又視重而不視值如此則出權者乃用粗貨之民而不出於服食珍貴者之家則國之度支所出於小民者重而所出於富厚者轉輕征乎其難而免乎其易即謂之天下至不平之賦稅誰曰不宜

丙以其權寄之私家尙有取其財而溺其事者矣乃今寄之於當路爲政之人設令彼亦取其財而溺其事則責即財以舉事不愈益難耶吾恐以繕道塗利行旅爲名而立是權浸假其所爲爲者漸忘民出重貲而道塗之蕪而不脩者自若則有國爲民上者之故智屢見於財賦之事者也設及此彼議者何以待之夫寄於私家而有

侵蝕。其治之且難。今寄之於操勢者之家。則吾知其必無望矣。彼議者亦常兼及之歟。

其在法國。脩道爲行政者之職業。故其財費亦彼乎主之。顧其費非皆財也。有爲縣鄙之民徭。蓋洲中民常俗皆有道路之徭。歲定幾日也。有爲大府之歲支。則國王視國用之緩急。歲區定數以爲之

歐洲諸國若法蘭西等。古法各部徭役。鄉官治之。鄉官之命。非由國主。今則民間徭役與夫平治道塗之政。無慮皆主以王命之監司。則國功興罷。其權十八九歸政府矣。中古以降。各國專制之局日隆。國中行政諸官之權日益大。而餘權皆微。故理財鳩功。大抵皆行政者所管轄。法國道塗。凡驛路大支與都會互通之幹道。尙皆治闢。間有愈於吾英之權路。（權路謂造路既成。設關以收其費。）者。獨至如吾英所謂穿道。（穿道謂兩道之間相通之道。道塗以幹道爲經。穿道爲緯。）而爲國中塗術之最衆者。則幾全廢。貨車輜重。舉不可行。行人乘馬。有傾跌之虞。必欲代步。獨有騎

耳。蓋凡專制之國。欲事之克舉。必王公貴顯者耳目之所周。通都幹道。治者以其爲貴人之所必經。且昭然在人耳目。媚上之吏。則竭心力爲之。以要奬舉增利祿。獨至緯路支塗。雖極民生之利用。顧事微小。無所容夸張。又悖爲顯者所不至。則相率棄之。而以盡力治此者爲大愚。此專制之國。所以多蕪廢之穿道也。

其在亞洲大國。國中道里之治。暨潤渠之濬通。職皆掌於行政者。皇帝大可汗。賜省部大吏勅書。時時以此爲誥誡。朝廷黜陟。以行令之勤惰爲差。故其國工政稱修治。吾聞支那官道暨潤。過歐洲所有者甚遠也。獨恨記錄其地風土政俗之書。皆出於少見多怪之遊客。與夫稗販營謀之教士。使其能以慧眼觀物。抑述之以信。則可詫者將不必如彼其多也。自業附之述印度也。其不實與前人夸誕之詞相去遠矣。故知彼所見之道塗。或即如法國之事。凡上之經目注意者。皆善爲之。下此則不必治也。亞洲大國。王者財賦。出於地租。地租以地產之貴賤多寡爲比例。故王者大利與田野治闢。五穀豐收。而廣售其相保爲至術。且欲廣其銷市。則必使轉輸便易而無

南洋公學 譯書院印

所不達夫而後其利大也此其於道路河渠必譏無足怪也歐洲王者之財賦不必責於地產雖土母群物而爲財利之源然旣重邑業矣則不以登進地產之利爲亟而道路河渠有不徧及者矣故即令所傳聞於亞國者而信而欲望之於歐洲專制之國終必不能盡彼以專制之治而能令道路繕河渠濬者固自有其所以然之故也

道路河渠之屬國功之可以出賦自贍者也其有一鄉一邑之所宜則其物常不能出賦以自贍如此則莫若以部邑之民權自爲而自治之於事最便用國家大府之財而屬之行政之權者弊毛起矣向使倫敦一城其中街衢之燈火砌石費由大府而職之以監司之官其有萬一可望治舉周帀而省費如今者乎吾有以決其必不然矣且使其費果出於大府而職之以監司之官則彼其術必不若今之計費程功而賦之於本市本部之民也彼固將加通國之賦而爲之廣費則是然東家之燭以爲西家之明滌甲氏之場而費乙氏之費於吾王則固一也而於民情庸有當乎

用都邑之民權而使之斂費以自為其所便之功役其於理財課功固未必即無弊也顧其弊雖極而以比治以王官而用國帑者則常微末而不足言且事之以民自為者萬目睽睽即有弊端固易於糾正而事之興作自上者雖甚恨深憤莫可誰何矣英制鄉鄙民丁歲有六日之徭以之葺治道路其非則鄉舉長老號鄉官者自責而自為之故其與役雖不必盡當而魚肉勞劾小民之政尚未之有聞也至於法國督之以王命之監司則常不當故興徭一端遂為縣鄙絕大之苛政法人謂興徭治道曰苦術威官皆執苦術威以為威民之具假有康杪日氏（法語此言鄉集）不幸為官長之所疾惡則徒用苦術威以使其民誅求有餘矣

二以上所言皆國功公所所以利便通國之商旅者然商旅有事業之不同則其所以利之事亦異凡此皆非無費之所能為也且其待國財者往往甚鉅

通商於無化之野番須其嚴之守圉非洲西偏商其土者其財物非尋常之屯棧行店所能保存也欲免於蠻夷之刦奪非城堡其積聚之區不可印度之民非無化也

南洋公學譯書院初

當其內亂紛紜。政教阻梗。則商旅之須自衛者。與非洲均此。英法大東公司所以有堡壘之設。則歐人規取印度之濫觴也。（譯至此輒歎國之所以亡者。未有不由於自伐也。）餘國政府強立者。輒不容外人砦壘。設其國中。而許互置使臣。若領事各循其俗。以斷同國居留之民。與主客之有爭者。以其為國家所遣。故尊權有護。非私家之民自置者所可比肩。且是官之設。專為通商。非以議戰媾。故於事為幼制。而為古之所無。如君士丹丁之英使。緣土耳其公司而遣者也。俄羅斯之有英使。亦起於通商。自懋遷交涉降而愈繁。歐洲諸邦。遂俄頃而皆有諸等使臣之設。始也或定約畫諾。以釋紛於一時。而今則為常員。故事突然。考其事實。希臘羅馬之所無有。而昉於十五稘十六稘之際。當是時。本洲商業方興。而為民上者。亦始重其事。而加宿留也。

夫謂以一商業之興。國家因之而有保護之加費。則是費宜即於其業求之。此甚公之說也。而求之之道。又莫若視其進出之貨之多寡。而比例加征焉。故各國海權之

事皆權輿於過往存保商旅此海軍之設所宜與海關相表裏者也大抵賦商皆本於通惠商旅而爲之故其利爲諸商之公享者法宜通而賦之爲專業之所獨享者法亦宜專而賦之夫而後不平泯而賦道得也

夫保護商業固有國者之公職義與保民恤產同科其事既行政者之所爲其費之斂發出納亦宜司之以行政者且既云保商則不得以其專業而專獨與國家政法分明一業所出之費自宜區之以爲一業之用不相混淆致使商賈其財而保或不至特國家所爲常多牴牾而商業之所蒙常不必爲是業之用是於歐洲諸商業乃求得自保之權而以便宜從事矣顧爲此自保商業者質之君國之權而其流弊至衆一地初開商務尚艱國家或持重而不敢爲彼商自集衆資以爲嘗試阻艱之舉納有當也至於開通日久則此政之利常不如其害累商病民遏懋遷滋大之機此固各國商政之所親歷而見者矣

自保之商業有二一者人各具資出納皆己而相率聯約議立行規以壟斷其地之

商利。設有縱壬。其人品色必合規約。又必納貲若干。願受衙商約束者。而後得以入伍。經商其地。如是之業。號曰議業。其一。人各具貲。以成一業。盈絀利損。咸按業分。有縱壬者。祇許合貲。不容特起。如是之業。號曰合股議業。合股有請於國家而得獨享之權利者。有不得獨享之權利者。

所謂議業。實與工聯無異。工聯行諸城邑之中。而議業用於洲國之際。其勢尤特爲大耳。其事皆壟斷也。邑有工聯。而後得操業於其邑。異國之貿易。前有議業者。非先與議。亦不能任意經營也。大抵專利之約愈術。則後進之人業愈難。約長權倚勢重。黨同伐異。篤舊疾新。欲其來者不拒。難矣。議業衙者。其中亦有徒限之制。人爲衙商之綱紀。火作日久。自欲爲商。即不必納貲。或納少許。輒可。蓋其事仝仿工聯之制。使國家不加禁制。聽其自爲。彼方使操業之家。數屈至少。而行規聯約。又將爲其至苛。以求永擅權之利。假使國家禁之。使不爲其已甚者。則議業雖設。將幾同無。

合英議業之商。其至今猶存者五。罕布爾格公司也。俄羅斯公司也。東國公司也。土

耳其公司也。阿非利加公司也。

前三公司。至於今議業之局漸廢。法雖存實等於無。然其始固不如是也。當前科中。葉罕布爾格公司入伍之費五十鎊。後增至百鎊。一切章約。至爲苛嬈。一千六百四十三年。英國西部商民聚愬議院。斥其壟斷市利。抑勒小民。大害商政。雖是時議院不爲即禁。而罕布爾格公司之章約。因之而改。得至今相安。至威廉第三之十載。改俄羅斯公司入伍之費爲伍鎊。察理第二之二十五載。改東國公司入伍之費爲四十先令。又特區瑞典丹馬那威三者爲自由通商國。不許更設議業議院。所以爲此者。亦以俄羅斯東國二議業。固利過深故也。先是察約西阿著論。極言罕布爾格諸議業之苛。意謂英之商務不振由此。顧自今觀之。是三議業者。實皆寬易。雖議若不議者矣。

土耳其公司入伍之費二十五鎊。年在二十六以上者。所納倍之。其拜勞曰。(拜勞。此言邑律。凡工聯議業合股若鈔業鐵路所立之條例。皆曰拜勞。拜邑也。勞律也。言

拜勞者所以別於國律也一群之民得私議公立之然必爲國家之所察許而後行也）凡新進求操其業者其人必貢商籍而後可言貢商籍者所以杜小儈坐列衙鬻行賈者也又一拜勞曰運英貨以往土耳其者必用本議業之船舶議業船舶大抵由倫敦如此則操其業者不期而皆都邑人矣又一拜勞曰居倫敦二十邁之周非自由齊民不得入如此則其商又必倫敦民而後可議業船舶受貨發船常惟主者之令彼則受所覘知者而拒他商之貨恆以其來已後爲解由此土耳其公司人人以爲侵刻洎若耳治第二之二十六載思有以禁其苛約乃減入佐之費爲二十鎊凡人得入無年齒操業品流之差發船亦不必盡由倫敦其至土耳其得以便地釋貨其責於商者特不得逃禁物必納國賦與公司之所例征者而已且懲前事而慮其復爲苛約也則令云繼自今凡公司所立諸拜勞有爲諸商中七人之所不便者得在商部及殖民司愬之以求更約其新立拜勞限立約後一年內舉發其舊立者限下令後一年內舉發過此不省然而拜勞之爲苛與否非一年所能知設過時

而㾀。則晚弗及矣。且議業拜勞之所由立。非以偕同業之商。乃以拒後者之繼。總其大旨。凡以使其業之贏率極高。新者裹足。競者日少已耳。其所減爲二十鎊之入伍費。揣國家之意。亦欲商者之日衆也。然商有捐財。其用之以治永業者。視二十鎊識少。而若捐財數少。欲於此業一爲輒止者。則二十鎊之費又爲多也。夫商業之事。欲絕壟斷之私。令贏率趨平。貨日廉賤者。莫若使此暫營者之日衆。今土耳其商業無此。故其商約雖經議院抓意更張。國人終以爲不便。彼業衆商。以謂合眥醵數。以賂駐土之公使領事矣。固不宜取其羨餘者悉去之。不知駐土之公使領事。宜爲國賦之所公賂。而土之商利。亦當爲國民之所共享者。公司烏得取而私賂私利之乎。雖令所醵之財。直不止賂公使領事者。然而非平政也。

祭約西阿曰。議業醵財。以爲國家命使遣官之費者有之。而繁費過度。則非合股之公司不能。是有二故。議業雖有約章。其勢則散。議長之所宿留者。非遍業之公利也。假十家之商。其九皆破。彼一獨存。將擧權之權愈大。而得利獨多。非若合股之商。盈

則供盈絀則皆絀故公利惟合股公司而後有之此築城置戍所以不容已也其故一合股公司之大董當有公財餘貲爲其所掌而議業之議長無之雖有新商入伍之費同業市貨之征其數嘗微築城置戍不足爲事其故二且堡戍之設不獨費大而已又必有兵法之部勒將卒之相屬繕葺之以時凡此皆非議業之散而不聚者之所能爲也

然而一千七百五十年阿非利加議業公司英政府乃責之以非洲沿海自博浪角至好望角戍壘之經費蓋此公司之立議院新令用意有二抑其專利之深一也資之以繕防之費二也其抑專利何如新商入伍之費則減之爲四十先令交議業之局禁不得斡之以爲合股又禁不得以議長公印貸財本交無論何地何人但出入伍之費皆可在非洲經營生業交置議長九人於倫敦而其員則自倫敦布里士托理物浦三口商各舉三人爲之議長視事三年輒易不得請留議長有罪商部得察易之禁不得販運黑人及運非洲貨產入英獨運英貨入非者嚮之以貼繕防之

費議長所受於公司者歲不得過八百鎊以爲記室與三人所分設理事人之俸銀旅費納有餘議者乃得分而有之其爲利之細瑣如此人以謂此利既行彼阿非利加議案與斷之私有必不得用者廁彼中其利如故者聞若耳治第三之四載已將沁尼島諸堡壘畀之阿非利加公司矣其次年乃併沙里斯伯之堡壘悉奪之以歸於王家而能議案爲大通商政蓋有或謀其利之私者矣當是時報紙所登院議多不以爲故其詳不可得聞者意議長九人皆則商賈堡壘匠成之官大抵仰其鼻息以此而相朋黨爲姦利固非難也

其强之以籌防之費何如議院歲與費萬三千鎊其所用議長歲報主藏主藏則宜之於議院顧議院於國家歲用京垓之費且不知檢劾此區區萬三千鎊者而主藏大臣於所謂拒守之要堡壘之工未嘗學問亦未由核其用之當否也獨海軍將佐如中必升之局海部之所派者嘗親至其地與聞而中所見於其長然海部又無察治議案之權且海軍之官亦非甚深於堡壘攻守之學者且其制甚輕即有侵蝕

繆說。舒其三年議長之席至矣。議長利徽人亦斷皆如此。欲其加意於繕防守埃之事。豈不難哉。昔開非洲自錫芝以北之壁壘。其戍築之費皆出諸公家而爲政府之所遙制。則此終芝以南之壁壘。其戍築之費。亦大半自公帑出。然必異人以制之者。誠不解其何理也。國家所以設芝伯羅塔與術諾加爲之防者。號保地中海之商業。然其事不節制以土耳其公司也。蓋守封設險。實政府之專責。而國之榮辱強弱係焉。故其於此固不兢兢。維術諾加。肯復而再失之。然非政府繆誤之所致也。地中海如此。則兩非又何爲而獨不然。噫。吾英取芝伯羅塔於西班牙。而據之要惟嚴實無利國之實。徒使同盟爲國樂疾於吾英。而令兩布兒奔氏之國（一法王路易與西王同爲布兒奔氏）從此膠漆而不離已耳。不佞此言。國人能喻之者尠矣。

案羅折斯曰。英之據芝伯羅塔也。政治之家與講外交之學者。皆未嘗以爲得計也。其始之取之也。蓋一時用兵之宜。不得已耳。至於今。未見其有所用也。且其事於英。常有大費。徒爲西班牙之絲諸貨之闌入者皆由之。是其始之奪其地也已

爲羅馬公法中最爲非理之行而其終攘之也又永爲化國之大辱人心所不平
雖有巧辯不能爲吾英解也此鏤斯衛氏古洛圖晉帝國錄一書所已論者矣
合股公司之立必以國主之册書抑議院所公允其事不獨與議業異也亦與私家連財共賈之事不同何則凡與人連財共賈者非其友之所諾不得以其股分移人使之入夥而共賈也脫不欲賈以時告其儕侶得取其財以歸而合股之公司不然得以其券售之他人不待賈者之公諾公司始立定約每股金若干後以入市其股如貨然股價有旦暮之騰跌不必符原入之數此其異一也連財共賈者其業有逋負雖初入財寡猶分任之縱連財者之力而後止合股公司折閱者止於其股而已不更出財償負此其異二也
案此所謂私家連財與合股公司之異即今世所謂無限有限公司者也羅哲斯曰英倫商業至今日無慮皆有限公司此貸母經商之一道也獨惜斥母賺股者常病於貪而集股營業之家又乾沒而無已吾英商業賠償之律又以不詳此商

務之利所以薄。而訟獄之所以煩也。今夫購股之家。出財而不問出入。使保險之費不繫其中。則所科者僅予錢而已。故贏率與息率實無所殊。殊者加保險之費與經營之庸也。

合股公司。其經營措注之眉目。號大董。而斥本得股者。名執券主人。常法大董須承執券主人公定之指揮。然以人多勢散。而於其業常不周悉也。則往往不可否事。過周年或半歲。按股受大董所畀之餘利而已。獨至執券者有所左右。人持異同。則聚訟之事。亦時有之。舍此則出財之家。未嘗以之自累。而人亦樂其簡易。故有財者常喜為合股公司之執券。而不願為私家之運財。此有限公司商業之所以日多也。英者尚須有限公司。其掊財裒者。至於三十二兆八十萬鎊。而今英倫版克亦十兆七十八萬鎊有奇。故大董者取人之財而為之宰。欲其悃愊閎闊。若用己財以治其業者。蓋亦難已。彼如富家之紀綱。常以闊疏不競小節為主氏之榮而已。亦不屑於俯非群一二。故失時不節者。合股公司之大患也。以合股而與私商為競。則私商之濟

十八九而彼十一二焉。且此十一二者。必得公家專許之權利。而後能之。得專享之權利而後濟者。其公司之終爲無利明矣。

案雖哲斯日斯密氏此言。後日乃愈驗。如南溟公司。如英倫版克。其成本皆貸於公帑爲之。其謂公司治業必劣私家。至今愈爲共見之事。如鐵軌諸公司。以邱山母財。經紀之失時。出入之不節。坐以淪失者。不知凡幾矣。此其害國實大。使非執劵之家。合群力而勤爲詗察。而國家遇如此之獄。必謹治之以杜尤效。吾不知其害之伊於胡底也。

英之商於非洲者。其始爲賴耶非洲公司。賴耶非洲公司廢。乃爲今之非洲公司。賴耶公司。爲國王所冊立。而不爲議院所公許。故自察理民亂以來。民執舊法以爭。而非洲遂爲人人可商之地。外此則有合遜公司。其所由立。大抵與賴耶公司同。有王冊而無民諾。南溟公司。則經議院公許者。而印度大東公司。其商業之立。同於南溟公司也。

非洲自專利之約弛而賴耶公司之利不敵私商則指爲奸私以互爭執至一千六百九十八年乃定私商加什一之權以助公司繕葺戍壘之費猶不競母財耗虧貲貸疑難至一千七百十二年公司所負甚鉅議院乃下專令謀所以保持之者令曰公司脫有逋負凡議償之事其時與數皆以三分執券者人數之二所諾爲主餘人不得異同洎一千七百三十年其公司之事大亂所謂繕葺養戍者亦不克給於是議院歲濟以萬鎊之費先是公司販運非洲黑人入西印度然常折閱至一千七百三十二年乃以此轉售私商使運美而公司則專販金砂象齒染草等然其利終不敵費不得已以議院之令散之其繕壘養戍之事責之議業之在非洲者賴耶非洲公司之始末如是蓋先後而立者猶有三公司皆相繼僨而此其四也

合遜公司徼於近者之戰事而其始之得利非南非諸公司所敢望矣蓋合遜公司歲費至儉所經營牢籠者盡美北荒寒之地砦壘彫疏所養戍卒不過百有二十人而已顧數雖少而足以收貨凡皮之屬常先船至結束待之冰海沍深船艄之至其

停泊以七日計。常不過七八。雖欲久不可也。假以私商爲之。無先事爲難致者。雖數年不滿一舶可也。公司之得至微。闕僅十一萬鎊。而是屬畢塔所承之地。地雖甚廣。私商不禁自莫能來。且得財狹。出者不逾數家。雖名合股。實與私家進財無異。其相察屬其治業。誰能具此數者。無惑乎其爲得利之業也。往者計學家道曰斯亟稱其利之厚。然其言亦少褒矣。

案合邀公司雖以戰事中絕。然以册地故。祝爲永業。至同治八年。始以賣諸剛那達政府。價三十萬鎊。凡繞堡地。公司得自留五萬阿克。而約五十年後。更得自擇便地。請易二十分前壽之一。而此時公司。猶得出常稅爲散商云。得考公司前立不經議院所公許。其常住得財。不過十二萬鎊。今乃得此於剛那達。則未爲失利也。

其南洋公司。一十八稘間。英王令其海軍周歷員輿窮覓新地。皆以殖民。於是太平洋中如山威芝諸島。西則澳洲紐西蘭等。皆出。乃立公司。號南洋公司。以通商其地

一無供常置戍之費他合股公司之所苦者彼獨無之顧母本甚鉅執券主人多其券散而不聚而主者闒茸奢侈貪與黷賄故其業卒敗方其募股集資亦同諸僑國矣而交易部署亦在在多欺不恤公司之失利先是波陀噶爾法蘭西二國公司方以販奴大困則於定立商約時詭許歲得貲進一舟運與西印諸島爲市以示優待乃後者公司之船十往獨一船獲利餘悉虧耗公司人方謂業之所以不興者坐西班牙政濁吏貪不知公司營幹之徒自爲施奪他冒之事有以致之其公司甚病其私家則肥至一千七百三十四年卒以無利故告讓於王嗣售其業於西班牙云

南濱公司於一千七百二十四年營以伐鯨爲業雖無專利之約而舍公司他英民莫爲之者則猶專権也顧公司之船八往格林蘭一利而七耗故八往之後盡售其舟船屋廬與他積聚而息業焉總其所失蓋二十三萬七千鎊也

總南濱公司國家所集之母財蓋不下三十三兆八十萬鎊至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執券諸家羣言於議院請分其母爲二以其一約十六兆九億者國收之以爲國債

計毋須慮與他貸於民者同科雖公司破耗不得取此爲償若其餘貨則爲公司有限之母本償通彌虧不外於此議院以其計爲然遂允所請至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更請以余母四分之三爲國債則當是時所餘以爲公司母本者僅三百六十六萬鎊有奇而已終之公司償通欵本所餘者亦轉爲國債執券者坐支歲息無所謂商業者矣

南溟公司每歲放船商於歐美及諸島之間其業所可望甚厚之利者特有此耳顧未嘗無與爭利者也且爭者不獨他國即本英之私商亦有之如在加達幾尼亞波士伯洛與拉威拉古拉等步則有西班牙與之爭市其由克諦支所運出之歐貨與公司之所輦往者同物其在本國則又有內地之英商其由克諦支所運入英倫之西印度諸貨與公司所運來者同物雖西英二商所出之賦稅較之公司所出者爲加重而公司所失於大董經營失理滋侈而虛糜者實較二家所出之賦稅爲多故吾謂公司與私商業等使公司無專利之左袒則公司盈而私家絀者未嘗有之事

也。

吾英印度大東公司。舊立於一千六百年。乃君王后額里查白所册設者。始十二年。不過議業之制。年一放船。約載貨不得用外人船舶而已。至一千六百十二年。乃聯約爲合股公司。國主畀之以專利册書。雖未爲議院所公許。而古與今異。當此時。民以爲得王册許。則已足矣。如是者歷年所。無私家特起與競市者。其母本以五十鎊爲一股。始終所集。不逾七十四萬四千鎊之數。商業所通狹。事不繁雜。察詞易周。故大董無所售其欺蔽。雖中間以荷蘭大東公司之忌害。及他事之不及防者。稍稍折閱。而公司之得利自若。洎二百餘年以還。自由之理日明。民權日復。議者遂謂公司有王册而無民諾。其專利爲非法。法家之說。人各殊致。故歷久無定議。而私家特起之商踵多。自察理第二之末。據度雅各第二。而至威廉第三之初年。大東公司之勢。蓋岌岌已。一千六百九十八年。民有願以二百萬鎊歲息百八貸國。請立出財之民爲新大東公司。以享專利之實者。其舊大東公司。亦願出七十萬鎊歲息百四貸國。

其所求與新者正同而是時政府務民出貲正亟不恤重息則受二百萬息百八者辭七十萬息百四者而新大東公司與英廟舊公司猶約得以行商至一千七百一年而止舊公司人又以術購得三十一萬五千鎊之股於新公司以兼享新業之利繼以議院要約之不明民之人財新公司無別爭商利之明禁其中數人購股七千二百鎊英猶以為少則爭欲特起以覬加多之利而舊公司除舊約已得之權利而外於一千七百一年之前後亦得用三十一萬五千鎊之股本以之特起新營焉由此新舊二公司之外私家多有蜂起相傾印商愁歎輒訴循此必致兩敗也洎一千七百三十年民有復立印度議業之請義主大通無爲專利而兩公司則於議院極陳危苦之詞其大旨謂商競日深求者過衆印度土貨價高幾於無物可購又以供常過求之故印貨在英英貨至印其價皆劣幾同無贏順吾嘗評其說竊以謂彼云印貨入英以供者日衆國人得廉價之利者此誠無疑至其謂英商在印以求者之日多印貨之價日騰則未必信也蓋印度地廣物蕃內外商局之宏殆不可肌計

英商雖衆。於印度商業。不啻大海涓滴而已。又烏能使其如是乎。且交易之事。求者衆多。價常以貴。使其歷時久遠。則未有不轉使價廉者。求股則生者勸。生者以勸而日多。則其勢亦競於爲供。供競則制廉價。價廉而利猶有餘者。此非分功益詳。與得機器之用。爲之益疾。固不可也。凡此皆自求股而後有者也。彼公司之所惡者。供之者賤而求之者貴也。然供賤則民之享實優。求貴則民之勸功衆。彼公司之所悲者。正爲國理財求民生樂利者之所禱祀而當時主國計者未之知也。則以公司之言爲可聽。一千七百二年。定爲三合之制。其一君王后守之至一千七百八年。以議院之令。大合新舊公私諸商。建東印合商公司。此則至於今日而猶用者也。當是時公司母本總三兆二十萬鎊。蓋自一千七百十一年。東印合商公司專利之權益實。商業號進境。執券者歲有贏利也。

既而法國兵爭事起於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法人竺伯黎（是時法之設步地名番提車利。居南印度。爲其地鎮將也。）逞其雄心。欲席捲全印而有之。於是公司有嗚

那底之戰自兹以往公司與印度酋王交涉之事歲繁且兵鋒既交勝敗迭有最後而失馬都拉斯馬都拉斯者先時英步最大者也洎愛拉狄白條約立定其地復歸英人戰事暫息然從此公司之傭役大抵以當練兵人人蹈厲矣一千七百五十五年間英軍在歐多握勝場其在印者亦幸戚提保馬都拉斯取番提車黎復縶羅屈闔幅員與還所收地賦歲至三百萬鎊以上其多如此始則公司私之越十二年英國家責地賦於公司則歲獻四十萬鎊之數而公司股分贏利亦自百六歲進爲百十蓋計成本同爲三百二十萬鎊其加贏者歲十二萬八千前之股息十九萬二千者今進而爲歲三十二萬矣貪而無已欲更進其股息爲百十二五欲使所以酬股主者與所獻於本國者同爲四十萬之數顧是時公司前負六七兆須還股息不得即進越二年乃與國家爲五年之約歲進百一之率則於百得十二五而止當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其地賦蓋過於未拓境之先者約六十萬八千鎊課其總入之利軍旅官司之費取給之餘猶存二兆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鎊也地賦而外則有各新

步關隘之權其數亦四十三萬九千鎊至於商業所贏其所核呈議院者亦不下四十萬鎊或曰且五十萬由此觀之固當饒裕有餘得別儲之以償所前負者矣詎至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公司之財不僅於前負者絕無所償且他債之數轉多負於應納地賦者乃四十萬又負於應納關稅所貸於英倫敦克多未清逋貿易叱勒由英至印已認受而力不能付者積一百二十萬鎊之多逋負山積如此不得已則減股息爲百六而又哀懇國家豁其歲納四十萬鎊之成約且別借一百四十萬鎊以救危需否且有閉歇之禍蓋拓地愈廣公司之奢志愈恢揮斥紛紜而未嘗量入以爲出及取象大爵議院乃稍究詰之而於大東合商公司在印在英之規模制度不得已而多所更張矣

其在印居留之地若馬都拉斯若孟買若揭羅屈閣始皆不相統屬至是乃以一都護統治之而輔之以明律者四人其第一次都護明律諸官則議院之所派其所駐之地則舍馬都拉斯而取揭羅屈閣蓋至是英之商印者揭多於馬故也揭有美阿

〔美阿猶古令尹〕以聽交易買賣之訟獄其治地始不過傅近者繼乃推而彌遠訴怨買成幾幾徧一國焉至是乃盡其治權使復舊制而以英王册書特設印度之大司理其官一正而三副掌遥聽居留者之訟獄印度所更張者如此其在歐往者出股五百鎊即得以投籌與推舉之議及可否事乃今則進五百而爲千股主人非受業先世而身自購股者必歷一年而後可享股主之權利不若往者購股六月而已可也又往者公司之大董二十有四人歲歲更舉今則以四年爲踐更之期惟每歲周流其曹必出六舊者入六新者即出亦不得於次年即更舉於歐所更張者如此凡此其意皆欲股主大董諸人差自亟治事更詳審不若前者之縱侻也然而更張矣而於印事終無益蓋司理美阿諸官降至股主大董諸人各有己利之私顧而於印度國計民生之治亂盛耗胡越肥瘠欲責以興利除弊難矣每有中產之家出千鎊之貲置一股券即其故則所欲者祗推舉之權蓋公司之傭僕方恣其朘削於殑伽須彌之間彼有推擇大董之權所得即已不尠數歲身則坐享權利兼有

以位置親知。此不徒股息區區。有不足較。即千金股本。棄之如遺。莫不可者。斯其情可想見已。從來主治之人。皆與所治者同其休戚。獨印度不幸。不治以本種之君上。而治以他種之商人。雖至政令放紛。田疇荒穢。訟獄枉濫。百姓困窮。若恝皆火然。毫不一概於中也。夫此不關痛癢之情。決非英議院之屢更其制所能裁損也。豈惟是不能裁損而已。一經改移。變而加厲。如今議院宣言公司須還所貸於英國家者一百四十萬鎊。其民債不得過百五十萬。必能了此。而後許按毋收百八之股息。其存英無論何等積畜。須分四支。其三以獻大藏。助經費。其一或還民債。或儲以備公司不時之需。議院之所以令公司者如此。然當公司全有印度商利地賦之時。其槩已不能治國。不能理財。如彼獨今四分其利。以其三屬之他人。而其一雖留公司。究爲他人所程督。公司之備。欲有興發。必仰他人鼻息。而後得行。乃謂經此更革。將轉不能而爲能。則是利在己則私。在人忽公。此理誠非吾愚所能識者矣。

案。斯密氏不滿於當日之大東公司如此。雖其言或過。故招密谷勒之抨擊。然惻

其已甚之辭則當時英人之所以攘取全印者崖略其可知已夫以商得國其事為中土所不經見今之學者於印史未嘗考問每談歐亞交涉之事動為迂肬之言以中國爲理例西國時事無怪其爲外人齒冷也已夫欲爲今世通才於變端之至而知所以控御之方非博覽西書又烏得乎

吾意公司既收按卅百八股息之後有所贏餘轉任紀綱擇蠹侵吞爲合於己意而不顧與己之執政得以越俎主持之故公司所用之人其權利常爲執股主人所深護則至舞弊作奸事驗明白而公司之人未嘗以爲忤若其願恤公司之公利常讓而袒護紀綱之私利轉深者是不大可怪耶

故雖經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之更定新章而印事之棼紛如故不無日月之至措理稍佳如一時羯羅存款至於三百萬鎊之多且拓土開疆版圖日啓啓者常爲至富極腴之壤而無如其終於暴殄毀亡已耳當海德亞理之入寇也藩籬蕩然無以自保陵夷至於今日公司之困苦乃爲前此所未嘗欲救旦夕之顛危固不得不過向

哀籲於英之政府矣。議院黨人之設謀所以補救後此者。雖其言人殊。然於以商治國必無不皆之理。則百喙一詞。莫操異議。蓋雖使公司自陳。彼亦知其不任主治也。夫入僻野危亂之國。以處而爲商。則非有堡壘戍兵。不足以資相保。既有堡壘戍兵矣。則不得不操戰媾進止之全權。使得便宜行事。二者相待。不能偏廢。合股公司既有其一矣。故其二不謀而自得之。其國家雖欲勿予。所不能也。然而既有是權。其用之曲直。與夫出之之慎否。行之之仁暴。國家種種不能遙制。而其事效何如。觀於當前而可見矣。

嘗一旅之衛。以長步兵。而爲一方商業之開山。所居窮遠。所與接者皆昏昧之人野蠻。此其勢非聯合爲公司不成。非國家畀之以專利之權不濟。然而其事固有所底也。即彼首犯危難。開一利源。以使天下之人蒙其利。而自至公平易之理言之。觀事雖易爲差。畀之以數十年十餘年之權。亦已可矣。獨奈何使之永爲壟斷耶。由來專利商業。其可言者。無異新創之機器。新着之文書。不如是則不足以鼓舞振興。使

民各奮其精以日開宇內之秘然至於歲數過時可之期其專權義無攻究故如是之公司年數既周之後則宜罷其專利之權脫有堡壘戍兵宜悉歸國國以公平之價收之付其商業於一國之民使共享假令聽其壟斷而無窮期則其效無異於加通國無名之賦其無名之賦有二通用貴貨一也使不專權則其物必廉故也塞求利之門二也廓然大通則才者自奮故也夫其事之病民如此然使民病而微斷者獨收其利猶可言也乃前事皎然凡公司之專利過久者莫不徒便其用事者之私獨察濫者背公營己卒之股主人之所得雖欲稍過他業通行之贏率有不能且有時而不及然則病通國之生而於公司之人究何利乎則甚矣久專之無當也雖然自前事而觀之又以非與以專利之無窮則公司不特匪所得利且其勢將不足自存於商業之細者是何故耶蓋經商之家之治其業也市於一廛售於他所市則求其最廉售則趨其最貴而二者之爭機然求者之緩急旦夕有不同供者之疾徐月日有互異一交易之成其中貨品之精粗物數之多寡必察之至審趨之至勤而後其

利可操券也而此惟私家之商能之彼公司之紀綱不能辦也故興者公司公款既儳雜權道斷議院雖許合力經營以與通國之人平均爲競然其治業勤苦終不若人因以失利此東印合商公司之所以終而諸業散漫之所由始也

法國計學家摩祿利於商業潛心最久嘗著書以論公司利弊歷舉歐洲專利公司五十五家起於一千六百年然皆以治業不精中擾國家雖予專利終無益也晉嘗詳覈其書覺所錄有本非合股公司者而其業猶在者三家而實專利公司不久旋閉者尚有數家爲所脫漏二者相抵彼所稱五十五之數誠非浮言溢辭也

然則合股公司終無益於商局而其事固不可爲歟則又不通之論也蓋商業之可以合股公司治而不至於失利困僨者獨其事可勒爲定程使用事者恪守成規而無隨時之操縱者則其業雖不專利猶可自存此如鈔業一也水火兵爭之保險二也鑿脩河渠使常可通三也潴積清水以供城市四也

案雅丹斯密所舉之四事則其他可爲公司之業得以類推究則如鐵道

電報郵政氣燈諸業是已顧不取利者亦不常得利其贏率不過道行所收者往往有之雖有時獲利甚多以其利過於衆者爭之者衆則息利減若其專利議院又以獨畀利權之故責備甚深終爲所困此如今日鐵道公司之事是已（此指同光年間之事）是故近日計學家之說皆謂此業惟以國家爲之爲故使至平民公司所可爲者獨鈔業一端而已凡此種公司其中大董股東相涉之款目必使宣布無隱而後弊可絕而利以生也

鈔商爲業雖其理之消息甚微而施諸實事則可勒爲成規而謹守之鈔業所最患者發於目前之厚利而走險背定章也以其爲合股公司故走險逐利不若私家進財者之輕易此鈔業之所以宜於公司也歐洲著名版克大抵皆合股公司雖無獨享專利之權猶足以得利而久立此其故可以思已英倫版克所優於他人者獨議院成約不許國中他處版克聚衆過六人以爲之耳外是無獨享之權利至於額丁白拉兩版克皆合股之業而並此無之

案英倫版克所得議院成約禁他版克不得集六家之財爲之此權至今失之久矣今英倫版克其大利在獨得視國中現財徵絀以出鈔此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約也至他處舊立版克出鈔皆有定限不得過額且市中交易此勒息率之高下英倫版克司其升降緣此其所取於市者又得酌所儲黃白之徵盛以爲操縱故所儲最絀之時其贏利轉以最厚特儲絀則現財日短息貸日難貿易事寡統而計之其贏利終遜平日耳

各項保險若火燹若航海若兵事雖其險之數計殊難精而總稱大凡勒成定法固十可得其八九也故保險一業皆以公司爲之雖無獨享之利權猶可以濟此如吾英倫敦保險公司賴耶保險公司皆其證也

案羅哲斯曰民所最重者性命而外則產業也以其最重十八稘以還文明之邦皆有保險之設此遂古至今保民政術一絕大進步也水火刀兵疾病機詐凡可以致傾覆死亡者則莫不有險保者所出至微而所全至鉅此中相料之數計算

之事皆始粗而後精至十九稘其計利析秋毫矣造舟之術日良駕駛之技日善測量圖繪徧於員輿此水險之所以日銷而保者之所以日有利也標載至明周防至術故火災之算百失一二焉他若微積分術之用人事之奇偶皆有可推則保命者亦常握其勝算故今日保險之患不在其業之難操而在用人之難審也大抵民智民德不進則詐僞欺罔之事自多不得已而必欲進之則亦在明罰信令已耳匪他術也

至於河渠堤閘其難在脩治而不在濬放渠成之後其事可勒爲定程即若脩治引溉計若干里凡若干閘皆可以比例推也故凡如此之事若溉田之溝洫若導水入城之筒管雖業以公司而無弊歐洲脩渠引水公司衆矣皆無待專利而長存也世常謂合股公司衆擎易舉又或以合爲公司之故資獨優之利益抑免於其地之專科而以獲甚厚之贏利不知此未足即爲公司之業也宜於公司之業必其事既可勒爲定程成法矣而猶有二形焉會之夫而後宜爲公司之業也其二形云何一

得公司而後其業之爲用滋大其貨之所銷彌廣私家逋財者必不能也二其業所需之母財必其甚鉅須公司而後可集非數四私家逋財之所能辦也設有其一而無其二則其業猶未足爲最宜如使其業無俟於鉅母則雖以公司而其用彌大其銷彌廣而其物貨猶爲私家逋財者所可供則公司爲最大失居之事矣若吾所前指之四事者此二形皆會也

滋大彌廣之用莫顯於鈔業吾於部乙言之詳矣且既爲一國之鈔業一國質劑貸貸之事彼實總其會歸如國稅未征而大藏適罄先兩三稔之經入舉數十兆之大積一旦有急能先期以濟邦用凡此皆非絕大之合股公司莫能爲也故曰前之二形會於此也

有保險而後私家之財產安蓋一禍患之來當之以一家則甚重受之以一群則甚輕此保險精義也然而保之之家必有甚鉅之貲而後任如是則非衆擎之力莫能爲矣往者倫敦保險兩公司之未立也其地總律師之册所載以私家之力爲保險

而敗者百五十餘人焉則其事之宜於公司而不宜於私業有明證矣故曰前之二形會於此也。

至於河渠堰閘激水以濟城邑人居之事則二形之會尤無待言蓋河渠所以便商旅之往來激水動以供萬家之依瀞而需財之鉅常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周也。

由此觀之則業之宜爲合股公司者必有前二形之會爲之用而先有其事之可勒爲定程爲之體夫而後公司可立而大利以收下此則其業皆不宜吾今試舉前四者竊欲更求其五而不能也往者吾英嘗有煉銅公司矣提鉛公司矣玻璃公司矣是三者而爲公司不獨無滋大彌廣之用也且私家運財之力常優爲之則爲用二形之不會明矣至其業之可勒爲定程與否抑或其利甚大必得鉅而後所收益多此非吾所能知存而不論可耳前之所謂鐵業公司其利之不復久矣即額丁白拉芒業公司其股價至今猶劣於原定者特不若前數歲之已甚而已至於身爲一國之民閔其國工業之後人發憤集貲以開物成務爲己任此其爲公愛國之心固亦

足尙斷自吾計學之道言之則如是之公司其利一國也常不敵其害一國不善風氣之所由然與其水土之所宜忌從曰吾之爲此出夫至公竊慮其未有當也且民業强之偏趨則自然之利以窒夫自然之利鼓舞民生之最神者也毀自然之利以就偏趨之局其不害於民生者寡矣

案如斯密氏言則業之可以合股公司辦者舍四事莫由矣顧入十九稘以來都會商業殆無往不爲合股之公司而未聞其皆無利而敗何歟蓋治化降而彌開交通日以趨廣二形之會殆於辦事不然世變如是則商業之變從之古與今固不可同而論也獨是合股公司制皆有限此所以救民力之所窮而置商賈於安而無何之地也顧有時而弊從之以起每有集貲甚儉而發業無倫以僥倖一時之大利至於力窮勢屈被其毒者每繁有徒此亦本稘習見之事也是故國有商部當一公司方起之時議宜付之覈察之吏必力副所圖而後許之從事否則禁之此亦補偏救弊之不容已者也

四勸民學校之費

教養之事民自出費爲之必以是爲國家之費不必然也蓋鄉塾之束脩學堂之館穀凡稱壯願學者之所出以待其師固已綽有餘地矣即令所以供養人師獻酬先覺者仰於此而不足然亦不必責課導之費於通國賦稅之中也蓋賦稅之所以收與其財之所由用皆行政官之所有事而學校則主於國民而非行政之官所宜越俎者也是以歐洲諸國學校經費不出於國賦之中抑出矣而所助蓋薄大抵由所在鄉邑集貲以各養其地之黌塾或立田產地業以歲責其賃租或另專款鉅貲以月收其貸息而皆有人焉經紀之至其始捐助學費者則自國王以至富室私家皆有之矣

案泰西學校向分三等其高等曰優尼維賢地次曰哥理支又次曰斯古勒高等所治大抵精深專門之業次者亦然其立也多私家捐集鉅貲請於國王抑議院册立之其中歲時考試及格予以學憑號其人爲學士爲藝師爲文學大致若中

國之科目矣。特其事不由於君王。而主於學校。至其額之衆寡。則視其歲出之經費。蓋中式者歲有廩餼若二百鎊三百鎊故也。且此僅爲學業之事。不必爲仕宦之所由。仕宦者多出於鄉舉。或出於明律。或出於軍功勞勩。仕有專塗。不相雜廁。非若中國之必以是爲出身也。至於斯古制。則思儒出貲自設。若彌肆然以待來修之童子。三等之不齊如此。竊謂中國之制。學校仕進合而爲一。泰西制學校仕進分而爲二。故二制必不可以强同。而因之中國學校仕進二者之法益難。假使治泰西學校之所治。而以之爲仕進之梯。將使精於化學之士聽民訟獄。學爲製造之家司國學。故雖八股無用之學。由之而來。而如此所學非所用。何哉。吾未見一國之遂治也。嗟乎。中國科舉之難變久矣。而今之世又屬於不可不變之時。不知經世者果何以待之也。

夫所以優爲學術之費。館穀束修而外。猶有所大增者。固以其費爲過濟。必得此而後課迪之心專。養之道善也。乃今之鋼資而畀諸學塾者。果得其所祈嚮歟。教者

之精神果由是而益奮能事果由是而益宏歟多貲之孰其所倚而智者果爲有用之學內之有益於學子之身心外之有裨國家之政治勝於無所貲而自養於弟子者歟凡茲所叩試平心而思之固未必即難於置對也

夫好逸惡勞常流通病故無間所操之何業皆有所不容已而後爲勤勤之爲歟與不容已之爲歟有若相比例然者使其人富貴之極衣食之門必由其業則不容已之情最摯故終歲盻盻無一日之暇出其心思之精手足之勞以與其群競若相傾相軋之爲者惟其業之荒以利讓人而難於窮匱也亦有時以所圖之大所志之高其人之精力大有然此可以觀豪傑而不可以例常流常流所爭不必其高且大也一果之藝十金之獲勝負之情熾於中往往以得爲榮以失爲辱而趨功無待督責焉即有崇優之事使得喪不係於心則未嘗緣是以自勵也吾英常重律學業而善者有高官顯爵之報顧富家子弟生而優裕者名爲業之而以是稱能者絕少輒不若孤寒之家咳嘗以此鳴則吾不容已之說可以觀矣

所病夫獨貴以歸學塾爲常例者無他以其常使教者不容已之情減也使月廩之所入者常如是勤而著不爲之增怠而劣不爲之損則彼何所急而誨人不倦乎有學校焉其師之月入廩餼少而束脩多則其勤懈遲而不及於脩束脩之厚薄視就學之衆寡就學之衆寡視名聞之美惡名聞之美惡視課導之善否與怠勤夫如是則師不待勗而孟晉矣

其他則轉禁教者之收私贄自公俸而外不得受分文之費於學者如此則教者之利否不係於訓迪之精荒矣夫中人以下之情不甚相遠大抵收利則惟恐不豐用力則惟恐不嗇自公俸所得不以訓迪之善否爲差彼何所利而自苦於不酬之地乎勢將濁其教職使其徒舍業而敖抑使監視有人亦徒塞責無俚安望其事之日益精密哉即其人好勞惡逸稟性特殊亦將致力他業以覓俸外之獲矣吾非謂自脩職業不待賞而勸者終無其人然此必賢者也世又安得皆賢者以爲教習乎故曰治道例中才

又使監視課業之人即為師範教習之領袖則彼將與他師相容受徇隱不相督過也人怨其鄰冀轉為其鄰之所怨即如吾英鄂斯福國學其中主講之人近十數年來幾不知課導為其課職矣

案羅哲斯曰當斯密氏居業鄂斯福時其時課務之怠弛為前後所未嘗有學者言教言政其宗旨皆遵國令而政府亦常責學者督以守之然其中實為群不逞之所聚品流猥雜文雅道廢至十八稘末始稍稍言興復考校給憑之事略有區分不似向者之兒戲矣然所謂主講之人食焉怠事之風直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而始熄雖變革未盡而恥尚稍明大弊多去蓋國學所大患在政教二者之黨人欲居其中以操清議之枋斯之不革未見其有補於明民也

又使督責課業之人與教者異塗位居其上如其地教寺長老舉協又若省郡將守京國大官之屬若重學校固不任教者察其職業若此也特其所能為者將不過勒課導之時刻與旬月講學發難之次數已耳至於所講之何若所課者之果有補於

學者否則存乎師資之人至誠發中非督責者所可强而致也猶有進者彼督責之人既與教者異業將其指注或患於不明或鄰於任性蓋徒有督責之權而不知所課者爲何物又未嘗親至講所濟於執業問難之班斯其用權能以有當者寡矣意所不關則置而不審喜諛惡直則賞罰多乖如是則師道不尊欲弟子之隆敬於師難矣至於附權勢用卑諂以求自全則道術掃地其學可廢遑問傳經析理明道解惑也哉歐洲此風法國爲甚有身居其地歷年所者將自知吾言之不謬耳

柰羅哲斯曰法國國學至於今此弊未全祛也吾英之弊反此嘗學之人於學事多不過問至於任情黜陟凌褻師範之事則未之有聞焉雖今政教二者守舊黨人於國學多所責言爲時所惡顧其事損益互有而損少益多何則蓋彼所舉發者大抵訟違法而摘陰私務使國學風氣日上者也

總之國家立爲法制務盡毆學子於一學之中而不許其覘師資實否自擇所就此其效皆足使其學之風氣日下而教術日疎也如舊例凡業繪像刑律醫巫之風皆

須於專門學校肄業若干年而後可以領業務享專利但令年格已及其所業之果精與否所不論也故其中學者之多寡不必繫乎教者之優劣資此例之於學業無異徒限之於工業爲損爲益固微俟深論者矣（此俗歐洲變之已久）

又若某學某塾有獨助之學費抑官資膏火以贍學徒則往往來者獨多不問其章程之疏密教導之優劣也向使所就何學廓然一任父兄子弟之自擇而無所謂學費膏火者以爲之誘將見學與學競爽各求其聲之著而章程教導有不得不日臻美善者矣自有是二者與夫立之禁令使學者於肄業去就不得自由於是各學務爲相勝之情不生而學術之風遂陵遲不競爾

其中課授科學之師常不許學者自擇而必由管學者之所命即至惰劣無檢非請於管學者猶不得去之而事他師如此則師道自以日卑其嚴於自束敏於授徒者不期自少矣就令師之月入悉出於其徒猶未足策其怠也

師資中固常有自好之士設自知其課業之諳劣講授之不精列坐生徒黯然思臥

甚且顯詘而明識之彼亦未嘗不以之忽然發愧也愧則求善其課業精其講授之心生雖然此亦學富才高而後能樹耳假使才質不逮則所以避此者又將出於他術也每見院師不本心得授徒只令學者自閱有疑而後問之又使其書爲他國文字則彼將爲之迻譯甚且令學者自譯而已爲之省閱則其用力猶寡而未嘗不可以塞責如此者雖淺學寡聞之師能之亦不至授徒以柄使之顯詘而明識設其學規本嚴則雖庸淺之師力皆足以約束其徒使之肅穆以聽講而所講之枵然無實爲益於學者至微則其師所不遑計及者矣

大抵學塾之章程爲生徒計者常少而爲師便計者常多其所以爲師計者又大抵使師之用力不煩已耳彼以謂爲師者無問其克盡師道與否必擬尊嚴之位而其弟之所以奉者必敬必謹一若其人之皆名師也者夫如是是勒爲學規者視天下之徒皆賢而天下之師皆不肖故其責備之不同如此也不知使其師果賢而所授之課業果精吾未見爲之徒者之皆惰窳也戶外之屨不期自滿者有之矣夫章程

之爾夏楚之威。所以待頑稚之無識。舍是莫克董之。其說近信。顧奈何至於弁冠之年。而猶用之乎。當法行日十二三以往。吾未聞敎責善者。其弟子之猶待威扑抑勒也。少年世故甚淺。天機至眞。使其師稍存輔翼不能之心。敎人以善之意。則不僅敬師守訓。侮慢不存。且往往爲師諱惡。隱其短而標其長也。

故每有業不列諸學官國塾之中。而治之轉善。講之轉精者。蓋學官國塾之所無。其人欲學。必覓之私家。私家之敎。未嘗不善也。今如少年學擊劍蹈舞。國塾之所無也。其學雖不必皆精妙。然而學之。而皆稱曰能。至於馳騁控御之術。國塾之所有也。業是者能與不能相半。文學之敎民者三。曰誦讀。曰書寫。曰計算。民之能是。即其所由。則私學衆而國塾希。非可以悟其故矣。

吾英之所以敎幼民者。上有國學。下有里塾。里塾之敗壞。誠不若國學之已甚也。里塾之所敎者。希臘拉體諾之古文。國學所敎。多專門之科學。里塾敎者之歲入。專於學子之束脩。而又無專享之權利。至於考校之頃。試官祗以其人之能否優劣爲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甲乙去取。不問其人曾於其塾業幾年也。
至於國學所教之專門科學得售者非歷所定年數不可。而所學之能否優劣次之。此二者之所以異教也。雖然國學之制誠不足以言善。而平情論之使非有國學之設。則科學之廢而勿講者必多而一國之民智將因是而不進矣。
柰羅哲斯曰。斯密此言最允。獨資國學之中。所可言者獨此而已。科學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於民生日用者無窮。講求之家。常有不訾之費。及乎理顯藝成。又難據之以爲獨得之秘獨享之利也。則彼勤一世而致力於此。誠奚爲乎此國學獨資優養學人使之專力於此者。所以不可廢而亦此書所指分功之一義也。竊維十九稘以來國之貧富强弱明昧。大抵視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視製造之精窳。農桑之優劣。而農桑製造。舍化學格致之因講新理之日出。則斷斷乎莫能爲也。中國商政衰薾如此。製造固不暇論。即至地產生貨。亦歲以愈下。稅司戴樂爾理財節略。著之最詳。執政者用其無所知之愚。欲以此强抗諸國。於是乎有今

日之禍變。彼以謂學問所爲。止於馳騁文辭。因應制科而已。嗟乎。顧如是乎。今存歐洲之國學。原其本始。皆爲教宗而立。所培養者。神甫牧師而已。方其始立也。多用羅馬冊書。而即爲教皇之所保護。其師其徒。皆坐享教宗之權利。脫有罪犯。國家官吏。不能詰之。而刑憲亦不能及。即欲治之。必由教皇而後可。故其中古所講求者。皆神道設教天人交際之理。蔑所謂科學者矣。

自景教盛行。布在國憲。而拉體諾文字。遂爲歐西通用之書與言矣。凡教寺之誦辭。與新舊約之翻譯。無一不用羅馬之舊文。繼而大秦解紐。北部代興。種雜言尨。舊文漸替。顧神道之教。民所恪恭。創制遺文。守不敢廢。甚至依聲傳誦。意義莫知。而服教之民。轉矜神秘。此所以拉體諾文。民間忘之已久。而一切教寺文辭。猶用之而不革也。於是歐洲文字。遂成二途。亦猶古者之埃及。一曰教門文字。一曰民間文字。一聖一凡。此雅彼俗。而凡爲國學學子。所業既爲神甫牧師。則於聖雅文辭。不可不心知其意。傳習日久。降而所業。即有異同。功課尚從其朔。故拉體諾文字。至今猶爲國學

必肄之業也。

拉體諾而外。今學官所肄之古文。則有希臘文與猶太之希百來文。而其所以傳習之由。則與羅馬文迥異。蓋歐洲中葉。公教（西名加多力譯言公也）之權力最盛。文告詔書。有從無譏。彼既以拉體諾所譯聖經爲定本。號拉體諾通行書。且謂是譯之行。原於帝謂。則其尊而不背。已與希臘希百來之原文等矣。故二希之文。神甫牧師。不習無害。由此其學亦不列於學官。至今西班牙國學猶無希臘文專師。是其證也。迨民智降開。教宗中變。脩教（西名波羅得斯坦特譯言訓斥義主駮舊）之士。輒斥拉體諾譯爲多背本經。每遷就其詞。以爲羅馬公教之地。則謂新約必以希臘原文爲主。舊約必以希百來本文爲主。自脩教指摘乖謬。不遺餘力。如此則公教亦必指陳根據。而後有以厭服人心。故教宗無間新舊二家。於二希古文。均有不得不講之勢。新舊習之所以爲異者。舊之所以爲守。此其學所由亟列國學也。顧希臘古傳文物最隆。欲治古書。舍此無由而入。故當教宗改革文學中興之秋。不徵義大

里與公教學者習之凡爲文人皆所誦習後者爲學定例學子先習拉體諾文希臘文字而後乃治哲學至於希百來文其古書合猶太舊約而外傳者甚寥無關學問非教宗中人無取誦習則治之於哲學已明之後有欲講神道之學與教宗派別異同者而後從事之

今之歐洲學術於希臘拉體諾二古文貴不粗舉端緒以授學徒故學子肄業國學之時須先於二者略知門徑苟不能兼亦須精通其一而後可以入學蓋學中所教高等專門學問多涉二文使非夙通則無躐等而授也

案希臘拉體諾二文欲精通西學者必以是爲始基而後爲有本之學蓋各國文字多從二者而生源流正變燦然可考若未嘗從事而言西學無異言中學者之不知小學六書其不可一也歐洲文物術藝大抵祖希臘而禰羅馬詞章之事推其原本有開必先且希臘於名理尤深羅馬則法制備具不通二者於二學必無本源而況鄂謨之詩章德摩知尼愷格蘇之言語皆爲千古絕作徒從事於譯文

猶不識梵夾而言內典縱極精深終隔一塵其不可二也科學中所立名義大抵出於二文若動植之學化學生學人身體用與醫學等所用尤夥非知二文則不知命名本義動致糾紛其不可三也十餘年來中土人士始談西學大抵求爲舌人抑便談對而已至於西學亦求用而不求體則於二古文無怪治者之少矣

古希臘哲學共分三支一曰物性之學凡格物致知之事是二曰人道之學凡脩身治人經國善俗之事是三曰名理之學（亦譯名學）凡文字語言思慮倫脊之事是蓋是三者之分亦循夫自然之理耳

所以先物理之學者人生世間自能用耳目以來天地萬物之變日交夫前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三辰之周流若二曜之盈虧若寒暑晷限之間見若雷電風雨之時行此仰而見於天者也若動植之生長老化若萬類之牝牡生生此俯而察於地者也若此之倫始皆見怪怪則必求通其所以然之故而後釋於中其始常迂回而難通而心力之用又淺則一徵之以鬼神之說此巫覡祈禳宗教之立所以最先

見也。洎假民智漸開。其中先覺之儔。知如是爲未足也。則求其故於日月常行之間。鬼神無定。而彼以爲有定。鬼神難通。而彼以爲可通。蓋理至於有定可通。則格物致知之事起。而物性之學行矣。初民之智。必先觀物而後觀心。故哲學之興。必先物性。而世間史傳所可得而考者。各種之民。皆發明物理之哲學家。起爲民智之先導也。無論所生之何如。世所居之何如。國人與人之交也。其思慮云爲。皆有相爲感通之理。則繫人事之當然。著之以爲律令格言。期共守之。夫而後有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樂而不危亂也。自夫書契興。古之聖賢人與夫半解一知之士。莫不欲於古之所著之律令格言。有所附益而脩明之。各持是非。垂爲論說。其出於巧喻罕譬者。如伊術之寓言。其言近旨遠者。若梭羅門之諺語。第阿尼思和什栗底之詩篇。伊息阿德之答錄。皆此類也。雖然。隆古道德之書。所患在散而無統。偏而不賅。求其言而有序。若網在綱。固已難矣。至於立一大例。由此而獲釋其餘。執因求果。若格物窮理之爲者。則尤不少概見。迨民智降開。通理之家漸出。於是類古今之見聞。一本衆枝。通爲

大法使言行之著心德之微皆可執一例以通其所以然之故此則哲學之權輿矣故中古之言德行也體大而用閎例備而比來蓋哲學之事非他凡以觀事理之會歸而齊其道通爲一而已矣德行者哲學之一科也

哲學之興也由於形氣道德二科學者所持之宗旨相詭所由之塗術迥殊方其騁論辨以求伸其說非則微爲論以祛疑釋惑也往往取偶置奇避離趨合而爲求竟之說最下則滑滑遁通轉以文字之有隱晦意義之或駢枝以爲藏身之固故櫽虛無據之說雖極慧巧常智亦知不出（此如卵有毛鉤有鬚臧三耳之類是）至其爲日用利賓之所關尤不至爲其所受聽獨至窮理盡性之學采隱鉤深之事往往忽而不察致設辭邪說伏於其中更數百千年莫發其覆此識自有學問以來所屢見不一見者矣所幸者學無關形氣道德之殊彼尊所聞而守一師之說者莫不黨同論而攻異宗則常取異已之談以力求其罅隙互相砥礪而道賴以明然欲爲此而有功則必知立說有堅瑕之不同術辭有疑似之爲梗由是而名學興焉蓋名

學者所以講思辨之術立爲律令以斷其言之是非與夫其理之信妄也故名學之興也後於形氣道德二科之學而始有而古者教人之序必使先治名學而後從事於形氣道德之科蓋以二學之理所關者鉅使其人不能辨是非分信妄則無以與於精深微眇而貿然躐等爲無益也

古之哲學區爲三科如此浸假而歐洲國學乃析是三者而五之蓋上古爲學不甚知形上形下之殊故心性鬼神之學皆統於物理而言之彼以謂心性鬼神二者之果爲何物不可知而其各爲宇宙全體之一官於以端倪夫變化無疑義也今夫物理之學旣以窮事物之原察流行之變矣則心性鬼神之於物理也譬猶一部全經中之二品此二者之所以統於物理之學而未嘗歧而出也中古歐洲國學講求哲學以爲明神設教之始基於是二品意有所重則必久於居業焉者固其所也及夫源遠流分又以論疏之多也向之僅爲二品者浸假而廣埒爲衆品由是而神化元虛之學所窮治而莫窮其津涯徒聚訟而莫決其信妄者轉汜濫盈溢較之物理之

所知人事之可驗者。寔然而多。夫支大於幹。其勢必披。故神理一宗。自別於物理。而析而爲二。此西學形上形下之所由分也。物理黜實。所謂形氣之學者也。神理黜虛所謂出形氣之學者也。二者相爲對待。而出於形氣者。多高遠要妙之思。又其學爲神甫牧師之所必治。故常重此而忽彼。雖以形氣之學之切而易知。苟晉於察觀證於試驗。新知之獲。其有裨於民生日用者。可以日出而無窮。然彼則厭其凡近。置而弗圖。及反觀其日所從事者。舍一二極顯至明。可不學而知之公理。餘雖鍥而弗舍。逐以深湛之思。計其所得。終茫昧惝怳。而不足據。徒爲鉤鈲析亂。於民義將何補乎。而一時風尙轉以此爲不可不學者矣。

神理物理二學相對待。(物理之學西名斐輯格斯。神理之學西名密達斐輯格斯。密達。漢言出也。)二者互觀。而其三以出。是曰元學。(西名安托洛芝)元學者所以論萬變之原。究極性情。較量品物。而爲物神二學之所兼資者也。夫徒爲元虛之論。慣慧之辭。而無益事實者。神理之學。固已多矣。至於元學則如是之說爲尤衆。故

世俗不復深辨。而謂元學爲神理之學之一支。

今夫古所謂德行之學。（西名伊迪格思）之所欲明者。則以挺而爲人獨尊庶物。其所以自脩者。自一己之獨。至其交於一家一國一天下之際。宜由何道。夫而後完天賦備百福而無極也。故古之言德行者。以完天賦備百福爲指歸。而斯民職分之所當爲以起。自後教宗之說盛行。則德行之說。格致之言。皆爲弼教事天而發。業脩精進。原爲自度之梯。尙德行者。非以求福於今世也。凡以祇禔其身以邀無窮之福於未來世而已。古之尙德行者。以惠吉逆凶爲此生必然之影響。而今之勵德行者。不僅以此說爲不必然也。且謂脩德無樂。而登天之福。惟悔厲刻苦。如頭陀苦行者。而後得之。和易康樂安富尊榮者。不能得也。故教宗德行之學。大抵以懲忿窒欲刻苦矯拂之事教人。若終其身莫冀一切之幸福者。於是哲學最要之一科。遂無所往而非荊棘矣。

歐洲諸國學。其中所教哲學分科之程。如右所言。其次則名學。第一。爲入門之功課。

次曰元學三曰神理之學凡造物真宰之朕兆人類靈性之長存皆於此焉講之四曰德行之學彼以此爲與神理之學相表裏故類分善惡而以天堂地獄之說終之五曰物理之學則亦言其大凡以爲五科之終而已不能細也

案甚矣教宗之說之害學術也觀其次第惟以名學入門爲有當而莫謬於先神理之學而以物理之學爲終異乎吾國大學之先格物致知而終於平天下者矣近世斯賓塞爾言學次第亦以名數二學爲始基而格物如力質諸科次之再進而爲天文地質所以明宇宙之廣大悠久也再進而治生學言動植之性情體幹之部置於以知化工之蕃變由此而後進以心靈之學言因習之不同剛柔之異用最後乃治群學而以德行之學終焉生今之日爲學而自異其序若此庶幾可謂純備者矣若斯密氏之所稱則學爲神甫牧師者之課業歐洲三百年以往非神甫牧師固未嘗有學也然而烏足以爲二十稘之文明學程乎

故歐洲國學所教哲學乃所以培教宗之材而以爲傳道宣福之地其學多課虛索

[illegible]皆[illegible]家[illegible]所[illegible]劃而今之國學課程尚循此而不變若夫師之勤惰則視學綱之何如假使學席多休暇教者無待於受業者之束脩則往往綴取舊業授之以塞責下者並此不爲而其學殆於虛設。

晚近私家學者於哲學諸科多所脩明精進而國學采用蓋希國學師範樂守陳規甚憚改革雖已破之舊說共棄之古文世之學者擊排攻剝幾無所容於兩間矣而國學諸塾咬字之中老師宿儒每爲之護庇而循用大抵學產滋多師稟滋厚則其學術之脩明精進也亦滋遲鈍以舊章爲解有議廢者蚩者怒詈弱者怒色而其學術教道不必循古惟是之從者轉在貧而寡助之鄉學蓋彼惟日進於善而後來游者衆因不能專己怙非而自處於獨也

總吾歐之學校無慮皆爲教宗後進而設其學程既古而教者亦不必皆勤能而當宋世家子弟多願進而遊於是學者何也吾思其故蓋中諸七十始爲童稚終於祿

業此二時之間欲無蹉跎最宜事學而學又必有群乃易成業則入國學非失計也

獨是學者所以爲人世殖身地耳而無如國學所教者常無以副所望何也

輓近英國風氣子弟小學畢業其父母輒令遠游不使更入國學嘗曰少年游學不則自進彼灑家於十七八之年而歸以既冠中間僅三四稔耳其所得於外者輒已甚多雖然此非極摯之論也蓋亦有利損焉所利者遠游數年常不勞而通一二國之語言文字然而僅足資淺語耳欲其言之有致書之有文不背律令常足自達不數遇也至於所損則方此爲多自謂壯遊詭然志滿唾棄故訓而浮蕩狎遊心志騖驁欲其俛就範圍以從事於學問事業之間皆所不屑如此則轉不若伏處里閭之爲愈矣蓋使遠行於成童甚少之年徒棄擲甚珍難得之居諸復遠違父母親戚之耳目凡前此所聞斯教誨之義方不僅無從漸摩深入使成性也搖而不固擯而無留者有之矣彼爲人父母苟無所迫則亦何樂而出此下策乎詳其所由乃國學教養之甚衰而後有以致此俗耳爲父兄者知子弟一入國學等於無業惰游則與其

覩見其玩日愒時而不事事。轉不若驅之於不見不聞之遠方以求強一時之僥倖。且尙冀有時而得益。不若向者之明知其無成也。

近世歐洲學校之制。其如此。然庠序教民之事。隨世不同。而亦國以異制。如古者希臘民主之教其民也。以習武肄樂二者爲最重。凡在齊民。莫不學此。且常董之以國之官師。彼謂國中之民。莫不有扞衛侯邊之義。習武者所以堅其筋骨。利其手足。靈其耳目。作其膽氣。俾轢艱危而任苦戰也。觀夫史傳所稱希臘之審里沙乃與古今所僅有者。則當時日討教訓。而常得其所祈嚮者。又可知已。至於音樂之柔。所以調御血氣。涵養身心。俾性情樂易。而處己交人之際。一出於和。此當日理家之說。與史氏之紀錄。所同稱而無異辭者。其教民之道。則於一剛一柔一張一弛如此。

至於羅馬代興。其習民之制。則有武圃。（拉體諾語曷提合庚布）與古希臘之習民以武。用意正同。其敎效亦與之相等。特羅馬未聞設官師以教音樂之事耳。然而羅馬之民德。無間居家事國。未嘗少迕而遂梏也。其善於希臘者有之矣。觀於波里

彪斯與夫第恩匿蘇之所記則識其民內行之甚脩而考二者國史之異同則又知羅馬之民愛國急公有過於希臘而無不及夫觀自由之民欲驗其民德高下之殊莫明於民黨相爲躪齕之際希臘民黨大抵皆暴戾恣睢侈於殺戮而羅馬則爭而無虐厲而不殘直至骨剌喜之世而後有流血之事蓋至骨剌喜時羅馬民主之局幾乎散矣故教樂化民之說雖有柏拉圖亞理大德勒泊波里彪斯之傳說雖有法儒孟特斯鳩之表章吾終謂希臘教樂之政無益於風俗而羅馬雖舍此弗圖其民德未嘗因之而或瀉也意者希臘聖哲之士以其爲祖宗所創垂故桑梓敬恭稱之而過乃謂古之成憲必有精意存乎其間不知此猶高曾規矩用於藍縷啓闢之時因而不改至於聲明文物之世而猶用之已耳夫歌舞相娛自喁嘶婆娑之陋之用於夷貊以致英韶干羽之盛之用於廟朝雖精粗不同要皆爲人類之所亟以爲和衆享神贊隆夫此而學校所肄之美業亦在此矣故今日非洲黑蠻有此歐洲古之北狄若條頓特若斯庚的拏武恩有此更推而上之則希臘當夫杜累末戰之先亦

有此此考之所謂詩什而可誦者也苟夫其昧漸開散爲民主之小部則習緣古俗踵而行之此希臘中古學校所由有樂舞之業未必於化民成俗之事別有所作用漸獨於其間也

案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中西聖哲所論皆同而斯密氏非之其說據何理耶則以爲羅馬不設官師教民以樂其民德亦未比希臘遜耳顧執此未可以非樂足化民之說也夫使羅馬之民俗果善則必有其所由善雖不必盡由於樂而必非以不教樂而善明矣且民之肄樂何必盡由官師無官師民亦何必不爲樂則雖無官師不得謂羅馬民俗之善非緣樂也故樂必有善俗之效而風俗之美不必皆由於樂以此持論庶幾近之

其在羅馬不僅肄樂之師不由官置即至武國之業亦聽民之自爲雅典之俗雖云董以官師而何師之從則亦任民之自擇蓋國之所懸以爲令者民必習於武事有與外侯已耳至於肄業之事則不過區其方所畀之場圃以利講習過此而外國未

習與其事也

希臘羅馬二國民主之初其民之所以教幼者尚有誦讀書寫計算三者雖當時算學未即精深而運籌之術固不廢也凡斯之學富者延師於家大抵皆庸奴或奴之釋負爲齊民者於民始出就外傅外傅者以課幼爲業得藉自養者也故課幼之事聽爲人父母保傅者自爲之官未嘗爲之監視指揮也其傳於今者獨梭倫之法凡父母鞠子不教以業者其子長成親雖老可以勿養

世愈文明民尚名理言語之學有力則使其子遠從二學之師然事精微業者終寡爲之師者必周流邑鄙日討其徒而教訓之而後有以自給此如依里雅之諸波羅達歌拉歌爾志亞翕卑亞等皆往教而不待來學者也迨學之者衆而後有專塾始見於雅典他部踵而興之其他則官之所畀抑爲私家之所竊舍其可考者如柏拉圖之得阿嗲德美如亞理大德勒之得來司安如什達芝諾之得波爾諦戈皆此類而伊壁鳩魯之學園則其自有者也當是時成學之徒無餼賜之稟而衒藝售術之

子亦不必盡由專學師之所以臨其弟子者亦無資等之差其為弟子所嚴敬者皆以才德過人發於中心之誠服已耳

羅馬有明律之學世業之子弟習之然無專塾欲治者必其家學抑其親串朋友教之雖羅馬刑律淵源希臘如十二刑書等皆起於希臘民主時然未嘗區為專科之學也獨至羅馬既有民主律學即為專科士習此者為時俗之所尊寵當希臘之世有訟獄則會齊民長老於廷雜論而衆鞫之往往朋黨相阿而獄不必平特以五百人千人甚至千五百人之雜治而讞從其衆故雖不必賢其勢不至於甚衙而其斷獄便宜無故事成例之讞比至羅馬民主之制則不然重者常以一法官領之輕者或分數法官共治之故責望重而分謗人希脫有疑獄難治法官不願以身為怨府則輒引前事為比而示無私由是奏當之成即為律令而治獄者莫不考成憲矣此羅馬刑律之所以日詳其條例之所以垂於後世也且羅馬之民視律獨重尤欽訓盟守弗敢叛此固由其民俗然亦制官之善有以使之今使聽法者聰明多聞其民

之訓於其廷者。自較訓於稠人雜處而無足忌憚者爲欽欽也。若文藝。若武事。特古之師與今之師較。未見今之能勝古所云也。然而古之國家未嘗總總焉慮師之不善。而力致其善。希臘教樂之效無論已。今是而外。國家雖未嘗勵諸學官任指一學一藝。民苟欲求良師。恆朝求而夕遇。耆師猶貨然。患無其求者耳。求者既殷。供者自務。務則精力用而操業日良。有志者任自爲之。固無人沮其相勝也。故居今而觀古之師。觀其弟子之悅服。觀其講業之精審。觀其受學而成者之言與行。則古師之能事過於今日。奚翅倍蓰。吾嘗陰求其故。知今之所以不及乎古者。在國家設爲之政。使爲師者之得失榮辱。係於已所業者。不若古之深也。今國學之師之受俸養。猶今齋於外者之得獎稟也。私家之師。齋之未嘗得獎者也。一獎一否。使不獎而與獎者競。彼同夫獎者之價而售之。則不可得利。使昂其價而售之。則莫有沽之者。吾非不知餼廩之供。佽助之設。有裨於從事深博之學業也。顧今之法曰。學而欲得此餼廩佽助者。非從國學之師不可。彼成學於私家之師。師雖明。學雖

善莫之異也夫如是故私家之師常爲文士之最困士誠有才未有以此爲榮業者然則置資國學鄉校之中以爲其師之例俸養者其勢不獨使國學鄉校之師不勤其教不善也且以使一國之內無由有私家之良師

今使學問藝術之事其教與學也一切聽民之自擇而國不爲之制曰某宜立某宜廢則凡民之所學將一切必歸於有用凡師之所教必其民之所欲能而無知無有疲精竭神於無用之學亦無有索精求髓於不諳之術者也夫明知其無用而猶學之明知其謬誤而猶教之者國家之功令爲之耳苟功令之所存則學之立廢不必由於眞僞師之貧富不必由於怠勤學者之榮辱亦不必由於其業之成否使國家悉取功令而除之則貴游子弟既奮其心思才力以歷年治業於學校之中究決無有叩以日用之事而不知與言業著之端而不辨如今之號爲學人者也悲夫

案斯密氏爲乾嘉間英人而其所言如此此何異爲中國學校之政發耶今夫學之無用至於吾制科之所求可謂極矣而猶以爲必不可變今年五六月間北土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攘夷之舉。雖有儀秦之舌。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而推其禍之所由來。合八股詩賦。吾不知其所屬。何則。民之聰明。梏亡於功令。雖至淺之理。至明之事。其智。举足以與之也。嗟夫。持十年以前之中國。以與今日者較。將見往者雖不足云強。而但安靜為治。猶可以自存。無論改絃更張者矣。至於今。未然之事不可知。就令驕然改之。欲為斯賓塞爾之所謂體合者。豈有及耶。學術之非。至於滅種。此吾所以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宋人也。

故天下之女子。不學則已。學則必其可以適用。可以怡情。可以理性者。何則。彼未嘗有國家之功令章程。為之抑束矯揉也。十年而就傅。其父母阿保。必冀其有用者。而後教之。文質雖殊。而未嘗有所謂謬誤枉梏者。或淨射於附雅。以將飾其天材之美。或訓之以職分之所當然。使之有婉嫕柔嘉貞清潔儉之德。總而言之。凡以為女道婦功。母儀三者之宜家已耳。是故女子之被教而為學也。將一生之中。無往無時。而不收教學之大益。至於男子。則自出就外傳。以迄矻矻孜孜。伏几搜掘。所謂力學自

厯者亦云久且害矣。而卒之業成之餘。出以問世。不知其畢生之中。所蒙稽古之力者。果安在也

然則有國家者之於其民。於所謂教訓翺學之事。將漠然無所省歟。抑有所省矣。於一國樊然異等之民。其業不同。所習亦別。將孰宜省。孰不宜省耶。且其所以省之之道。宜何如而後事有功。而於民無擾耶。凡此又可以愼陳而審論者矣。

蓋治化之行也。每世殊而地異。故以遭值交際之不同。有國者任其民之自趨。其德慧術智將自臻。其風俗民生將自進。即有所斲斷。往往上不勞而其治已成。有國者苟爲推挽。將陵遲頹墮。其群有渙散之憂。此非爲上者道其嚮往。樹之風聲。必無以善其後矣。向者吾不云乎。民生日進。斯分功之局日詳。以其日詳。而習勞作苦之民。其能事亦日以偏簡。故終一國之民。其畢世操持。常不出一二事之微者衆矣。常人之智慮精神。與其所服習而操持者。實相表裏。使其自少至老。所逐其手足。用其聰明。不出於至庸極淺一二方術之間。因同果同。莫少差別。彼將何所誘而鬭其智

慧心思以出無窮之奇制無所關之勝乎腦以不用而不靈思以不操而愈鈍至心習既成之後將淪胥於至塞而極抗雖靦然人面猶禽獸耳當此之時以其心之頑錮也不獨與之言理道有不知與之辨是非而欲臥也抑且神識卑汙猥雜溷濁所謂道義之爲榮爲善之可樂彼皆楓然無足以與之則至民生天職所當爲名教人倫所共守尤難與之分先後議輕重矣今夫民生必有國國之利與害至艱鉅之事也以彼心量之狹陋又烏足以容而計之乎且使非爲上者日討而蒐治之則外侮忽乘如是之民必不能使保其鄉土蓋以其生所習之微陋內之則縈其心德之勇以即戎禦侮之事爲抵冒艱險而可憎外之則格其筋力之彊以出作入息爲安無發強剛毅之有教雖彼所操之業常以分功之詳而習又以執事之專而工顧習矣工矣而心之聰明氣之果毅與夫人道能羣相結之驩欣人倫首出庶物之可貴皆因之而漸喪矣此使非先知先覺之傑爲之君師神鼓舞之術以維持其敝則雖有文物之世富庶之民其經數傳而不至於渙敗者古及今未嘗有也可勿懼哉可勿

惻說。

案。是篇所言。頗似為我而發。斯密氏原民心智之狹陋。謂其弊起於分功之日詳。所操之日約。此孔子所為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雖然。斯密氏知其一耳。使在上者不以民愚為得計。分功雖詳。而民智之開。猶自若也。歐洲今日其分功可謂至詳。一時表之製。分其事者。至於數十百家。然未聞民之知識。由此而日汙。民之心德。由此而日陋也。英之諸部。若藍克沙約克沙。至於西北諸部。皆民業最簡之地。而其中學校如林。藏書徧富。於所謂擴充見聞課導童幼之事。其民之自致。皆不遺餘力焉。可以見矣。其在斯密氏之世。考英民之所以蚩蚩者。實由若耳治深惡民權之說。而禁工賈之民議朝政。與推舉。此其為害於民德。過於分功之詳遠矣。中國自秦政以降。大抵以議法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猶得張口而議也。至於明立臥碑。而士之性靈始錮。雖然。猶有講學。而士尚可以自通。至於今世。始箝口結舌。以議論朝政。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識知。遂益如斯密氏

之所指夫甚微之政其害必有所終故自與外國交通以來無往而不居其負至於事極而反則橫議遂起潰然如堤防之決而於此之時居上者欲捧土而塞之而世風民氣遂愈不可問矣嗚呼天道屈伸相推吾正不知升流之所屆也

難者曰如前之群其民智民德已甚下矣所謂先知先覺之君師又烏能有乎曰是不然今夫一國治化之行也若一人智慧之進也其自少至老皆有層累階級不可躐而致也故初民之群爲射獵爲游牧浸假而有耕稼有邑聚有城郭由是而有工有商蓋至工商二者各臻其極則其群之文明亦至雖然物之敝也固即當其甚盛之時故吾前所云云皆在文明而分功甚詳之國其草昧將闢若射獵游牧耕稼者則未嘗有是患也當此之時民生日用之需往往以一身而兼數職是以物繁而慮多險阻備嘗而更事日衆其心以多用而靈不若後世小民之心坐無所用而頑鈍不仁也且淺化之民人人皆任戰事與其國家必同休戚雖在草野皆能言國之利害而常以乘成之實否爲憂訟獄之起孰與質成戰鬭之興孰與將帥皆人人之所

深計而熟籌者。然而如是之群。求其民之深造知微。若文明之代之一二民者。則又不可得也。大抵草昧之民。智散者見多。聚者見少。文明之民。智有其獨絕。而無其衆分。故草昧之民。無甚愚亦無甚智。其識力所至。於一國之事。皆足以自將。文明之民則差等懸殊。有其最優之英豪。亦有其甚劣之凡衆。奇偉之士。閱歷廣。見聞多。而其身又不必有專執成名之業。故畢生皆在學問思索之中。至爲參伍錯綜之事。久之其思力遂銳而能入。其心量亦大而能涵。此聖賢之號所由興。而裒然爲其先知先覺者矣。世運之將進也。則是一二人者。幸而在上。爲之君師。世運之不進也。則是一二人者。不幸不爲時之所知。而隱於民庶。既同於民庶矣。彼雖有前識至慮。其可貴固自若也。而欲收之以爲國家之功業。與夫其群之福祉。難矣。庸庸者如大海。如太倉。而賢者如微塵。如半粟。雖有碩德偉才。又何由自見乎。

案。近世國家於教訓小民之政。最爲留意者。矣若德國。而其效遂大可見。時平則見於工商耕作之業。世亂則見於戰守攻伐之間。其以謀生。曰遊適異國者。如在

美洲與中國海諸島其守法勤苦往往擬英法之民而上之此德所以能於五十年之中轉弱為強由貧而富也然其效亦一二人在上者之所為耳如佛勒德立如威廉第一其尤著者斯密氏所論固不誣也第必謂賢者隱於凡庶之中則無以自見而國民無由被其澤者其言有睽義矣如德之路得幷德若法之特嘉爾魯棱英之洛克達爾文等皆非有位者也而以化民之功效廣遠言之雖華盛頓弼德何以加焉且其事何煩遠引即自斯密氏之一身言之當其居鳴克洛諸也形貌不逾中人藐然若無能為者而自其原富書出西國養民經國之術斐然大變至於今雖計家之學益深益宏而斯密氏之述作其是猶海也雖顯者如前數公方之蔑矣故斯賓塞爾謂世若以講學著書為無用則請觀斯密氏之原富吾人今日一飯一衣皆其賜也而斯密氏特不自知耳

國家之教其民也於飽食煖衣之民易於胼手胝足之民難此凡在庶富而進化稍深之國其情莫不如此富貴子弟之出而謀生業也多在弱冠之年其由成童至於

此時爲學之時。其務但使中材皆能自修其身。以爲後此接物入世之資。與夫脩業進德之根柢。夫樂佚縱而厭見督者。人情之所同也。何稍有知不能自勵。若夫教子之重。雖不必盡人皆知。而有心破壞子弟之材者。則甚寡也。況其家亦富貴矣。則從師之費。遨遊之資。彼不甚靳也。故富家多賴之子弟。其學而無所成名者。非力不逮也。學焉教焉。而其所學所教。非耳。非無師也。有之而怠而廢耳。蓋今之治化尙毅。所家焉遇之而莫由解免者。第其人既冠矣。其所執之業。又不若小民所操之陳陳淺識也。如此之人。其勞心常過於勞力。則雖欲智慮之不增。而襟懷日淪於頑錮。不可也。且常業之外。必有餘晷。則於適用娛心之學。凡蚤歲之學焉而未精。術好焉而未暇逮者。皆可以切磋而琢磨之。以自進於成學。故曰無所難也。至於貧賤之小民則不然。方其髫年。固已無時爲學。爲之父母者。不獨教之有不暇也。即養之已閔斯而大難。故子弟一任負荷。即畀之賤業。作苦以資其生。而其業又至庸極易。操之者無所用其心思。旦夕劬勞。鍥而不舍。脫有隙晷之逸。彼且遨以自弛。復何暇從事學問。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以祓心術性也哉。

雖然。如是之民。其所生者。既號為文明之國矣。則其教之也。雖不若富貴多暇者之易易。在人生不可不知之學。如誦讀書寫計算三者。要可以數年習之。而無損於生事。國家費有限之財。而於小民有無窮之益。設為義塾。責令為父母者於子女就傅之年。送之入塾。令而不從。罰之可也。

每有鄉邑。則察其丁口之多寡。而比例為之塾。道子就學。為之賞罰以獎進之。師之俸膳。出於公家。父母者各十五。蓋使悉出於公。恐為之師者必不勤也。蘇格蘭鄉塾。設之蓋久。故其小民多解籀書。其能書寫計算者。亦多有之。英倫有塾之鄉。其收效與吾蘇同。特未備耳。所課之書。宜取其有用於常業者。今之塾本。既多無益。又課以拉體諾文。小民通拉體諾文無用。以吾意言之。不若教以淺明之幾何與論力理機器小書。蓋斯民無論及長所操何業。幾何與力理諸學皆可用。且使其人嗜學。則可以是為與淵之基。雖後此從事高遠。而所學者猶無棄也。

案中國鄉塾所課其無益而費時令人大抵知之而尙因循不變是可痛也竊謂中國處今而欲自存於列强之中當以教民知學爲第一義成童入學之頃不宜取高遠之書授之而以識字知書能算三者爲目的十二以上則課以地理諸書先中國而後外邦再進則課以粗淺最急之養生格物幾何化學之類如是而至十六即輟而就工商之業亦有畢生受用之樂其功效過於蠟書配紅者殆相萬也

國家欲民向學宜制爲資格與成學畢業之旌果其愼察名實法行數歲之後民將以此爲榮而人人以無所知爲恥爲民上者務知民必通理而後可望以知方則設爲考校凡民之操業者其業必經試入格而後可以問世又若愉惷闒茸不能誦讀書寫宜禁不能與選舉與議事止此已足敺通國之民使人人勸學矣矧乎又有若火束脩之佽助也

希臘羅馬之民所不失其剛强果毅之風而國不遭侮伐者循此道耳民欲肄武事

習擊刺者國家旣輔相勞來之無不至矣又曰詔國人告之以武業之不可廢其所爲輔相勞來者未必厚以畀民也不過區處坦之地以爲武會選能者爲之師師之俸養又不出於國家而出於來學之弟子民欲習諸私家者皆過考試以拔擧之稍殊第其等不問習於何地所從何師也其有精能過人則奬而旌之抑畀以特優故其時民有得鄂林比亞及奕司美恩（皆希臘武會）徽章標識者不僅一身之榮也其家之父母昆弟與有榮焉凡國壯丁必隸民主之軍籍若干歲有戰事則皆上之徵發無雇代者此所以使一國之民皆勝兵之道也

夫一國剛強果毅之風使非有國者豫慮而謹持之則當進庶進富由質趨文之秋其衰敝爲至易此觀之近世而皎然可知者也夫國之盛衰群之安危常與民之勇德相倚樂從軍重鬪死則其國常強懦烽燧然畏葸則其群必弱雖當今之世徒果敢而不知新法之部勒號令之整齊者不足與言保境衛民之事然使閭閻之內人人勝兵則其國所養之額兵可以少此甚明之理也額兵過盛之國民權當不張獨

其民强毅敢死而後操兵柄者有所顧憚而不敢恣行暴虐外之四封有警則人執干戈以衛社稷內之豪君豪吏有作則合力亟勢以守其國經故惟有勇之民而後有以保其身家而無懼於內外之寇讐也

案中國自光緒甲午以前民氣衰薾可謂極矣然西國將帥若戈登若烏爾斯利皆極稱華人之可用常謂支那有任戰之兵而無知兵之將庚子北方之亂雖所以戰者非而其臨陳向敵之氣發揚蹈厲之風較之甲午乙未之際誠有進焉然而未足以遂利何也當此之時自國人深憾西人之意而言之凡可以殺敵致果者固莫不爲非有所慮於公法尤非有所愛於西人也然戕殺不執兵之教士教民既爲不武矣乃以直隸數萬之官軍不能勝數千人死守之租界以京城數萬之綠營禁旅不能破數百人保護之使邸而北倉潞河之交綏遂潰者又不足論已夫戰之甚力如此器之甚利且衆如此敵之始本單弱又如此而卒至敗衂於連雞之軍者則於戰之術有未盡可知已是故整軍經武之道徒衆徒勇不足恃

也必且知方焉然則設學教民之道尙焉矣聞之羅哲斯曰有學之民其易於訓練較之目不知書之民相去甚遠德國賦兵法行治其事者皆言識字知書之民其諳時速於不識字知書者倍故知方之民不獨其義勇有足尙也成軍速而需賦約則國之大利也英國今日凡練一任戰之兵需費百鎊若民皆識字歲所省者當不下金錢二百五十萬鎊此猶是前三十年之言也至於今日(一千九百年)則愈不啻矣有董兵訓旅之責者尙其勉思鄙言而勿謂武人之不必有學也

用希臘羅馬之制則所以持民武健之風使不苶者較之近世民兵之制爲尤易其法簡而易行既立之後民自守之無待國家之督責若夫後世民兵之制必爲上者斂精疲神日事訓練否則文具徒存而講武之事廢矣且古法之及於一國也常普而公無一彼一此之弊今世之法往往所成就甚隘必若瑞士之小國而後徧行焉

今夫人外侮至而不能自保有彊怨而不能報復者天下之廢民[illegible][illegible]擯之爲人賤

不可謂爲男子其心德之不備猶夫其軀體之被殘抑雖有之而不仁其用已廢心德不備者其無聊不幸勝於罷癃殘疾之在恒幹也蓋生人可貴可樂之端其待於心德之備者過於軀體之完怯而無勇之民則陰險欺僞之惡叢然並生處於其群往往如癘疾之相染互師成風而民德因以不進故國雖無外患而其民不可以怯此說有國者之所必重必謹而不可或忽者也如防癘疾若救夭昏雖其病未至死亡而善醫藥謹起居使遁人時徇於路者固國家之天職也

夫民而無勇已足悲矣而尙不若童昏無智者之已甚也庶富之國民尤易愚而難智此又不可不察也襟靈涸滑冥頑闒茸之夫其可鄙可哀殆過於無勇而怯懦者其心德之不備亦若過之無勇而怯固不足以爲男子無智而愚其勢且不足以爲人故國家啓迪下民即其事無所利其天職猶不容已況乎其有大利存也蓋使小民之受教彌深則其爲邪說讕言之所蠱也彌不易愚民之國往往以妖妄鬼神誕謾無稽之說馴致大亂而國或以亡者正坐逸居而無教耳被教有道之民常樂循

理而好紊濟人人自好重其上而亦爲其上之所重善政之行也如流水不崇朝而治已成即有朋黨相阿與上爲忤彼民亦有以辨其是非之眞審其公私之實而好民無由蔽故自由之國如吾英者政府之不傾視國民之共喻其法意則求民智之日開而拂以輕心覽言論政者固吾國家最切之事也可不勉哉

桀斯密氏蘇格蘭人也生於雍乾之際而其言乃若爲今之中國發者時之相去百有餘年地之相暌十餘萬里而燭照數計無以過其明如此此吾所不得不低首而誠服也悲夫

五無分長少通教國民之費

所謂無分長少通教國民者如稱天國福音以神道設教者是已前之教也教其所以爲人所以善其生人世之事也後之教也教其所以自度所以善其死出世之事也顧二者雖異而爲師者之有待於祿養則同而祿養之得失亦同或由受教聽講者之供或由公家之詔稍詔稍或由於永守之地業或出於加徵之田賦或受於官

府之匪紙。其受養之路既殊。故其自將之情亦異。人每待於受教聽講之供者。其用力甯勤。而待於公家之豁稍者。其奉職甯逸。舊教之教師。多養於公家之豁稍。新教之教師。其供養多出於衆民。夫道在人。往往新教常與從者如市。而舊教則剝落殖陋。甯受新者之嬖排。莫能自救。何則。身以得所當養而安心。以無所當勞而放蕩者既莫爲之諄諄。聽者亦從之藐藐。不旋踵而衆民散。慕崇信之意。符以微矣。此教宗新舊互爭。新者所以日勝。而舊者所以日負也。且夫舊教之行於人國也。非一日。地業豪產。積而遂侵。故其中傳道之徒。皆多幽方雅。有士君子之風。而爲貴人之所崇敬。然亦以其與貴者日親。遂與賤者日遠。況教宗之旨。必還物平等。而重苦行之熏修。使教士而有游閒公子之名。則欲於作苦小民。有潛化之神。徠來之應。如其教始立初行之盛者。斯已難矣。當此之時。設其宗旨儀法。爲外道人之所掎摭。往往有敗。蓋外道之人。其粗鄙固也。甚至愚妄不經者有之。然使刻苦修行。而爲衆人所從服。則其傾舊教也。正若東西豪貴鞬粗諸胡。使其南服文明之國。小人則小得志。

大入則大得志。攻者如饑鷹貪狼。强梁跋扈而耐苦。守者如肥羊頑豕。疏弱侈靡而守雖。則其取而代之也猶無事耳。此時舊宗之所能爲。惟有呼籲其國家。極言異端邪說之爲害。靈魂天譴之可畏。務使悉數驅除而後已。此若羅馬加多力教宗（即公教）之請除波羅得斯坦特（即修教）又若英倫國教之抗逐第生脫爵斯（第生脫譯言立異。可名國教分宗）是已。大抵一宗之立。布爲國教。民信守。尊崇至於一二百年之久。新宗特起。伺隙抵巇。詆其道爲不眞。黜其說爲非古。而舊宗枵然無實。教力衰微。至於遂隳者。皆此類也。儀文之繁縟。見聞之淹雅。國教徒誠固優爲之。而法門之廣大。有以使崇信皈依者之日多。則轉在新起而反對者。觀於英倫國教。原綠之牧師。與夫第生脫爾斯及麥託直斯特二宗。（麥託直斯特譯言法制。故可名爲守法宗）彼此興廢盛衰之間。可以見矣。晚近第生一宗。其膳養有日稍削多之勢。故其教士精力亦以漸衰。不若向者之沈摯。學問尚日增長。裕表因日閎雅。而聽講皈依之衆。則日希。今之麥託宗以文學言。殆不及第生教士之半。而聽講皈

依之業。則不啻倍蓰第生者也。

加多力教徒。常比波羅得斯坦特教徒為勤齊。此雖緣於行道。亦私利所存。有以使其不倦也。加多力教徒。常有二類。一居而脩業。一行而宣教。居者一鄉一集。主以一人。民有禱祠禳祭之事。輒以貲付神甫。使為之祝。加多力教又有審懺罪業之科。其事秘密隱匿。雖至親不與。是以神甫之得財彌易。行者乞食自養。其所行之事。與前之居者同。使無禱祠禳祭之事。則匪所得食。故長行教徒之業。如近世之輕騎快步諸軍。國無常糧。必擄奪於敵。而後有食。其居鄉神甫。則如鄉學之塾師。其歲月之糈。十五詔於公家。而其餘則待於學者之供給。有待於學者。則必勤而有聲聞者。而後得之。長行教徒。則無詔糈。而惟特業供。故其勤業尤舉。其勉人敬天守誡。而崇信天堂地獄之說者。蓋亦有所不得已耳。何則。其生事與神道相倚故也。

故馬奚威爾言。十三十四兩稘間。加多力教式微已極。其猶舉而不墜者。則聖多明尼與聖法蘭碩二宗之長行教士為之耳。其以加多力為國教者。小民畏神服教之

念。亦賴居鄉之神甫有以持之。之二類者。於教中至微且賤。而爲教之柱石如此。至彼中僕役之職。則席厚御豐。雍容都麗。居然世界之貴人。抑亦淹通之學士。職專約束其下。務使謹持前規。而論民說教之事。彼固不以之自斂其神甫。

吾友某公。爲近世之哲學家。而兼治史學者。識解論議。遠出同時之右（此指休蒙大闢斯衛拔契者）其論教宗蘇精也。嘗曰。凡一國之中。其操某術治某業之民。所以能自立長存於其群者。不獨所居之群賴其益也。又必有人焉資其利用而好樂之而後可。故爲民上者。於是術是業。方其始有未徧之時。則鼓舞而獎進之。過斯以往。彼資其利用而好樂之者。將自爲其稱事酬庸。不必爲上者時時爲之鼓舞而獎進也。且夫操術治業之家。知己利之優劣。視夫顧我者之多寡與欣厭也。將自勵其勤。而日爲其巧審矣。凡物皆有其自然。而非味者所可強而致也。故百昌之生。其衰盛必與求者之多少爲比例也。雖然。有術業焉。其物爲一國之不可無。而於人無資生可娛之實。則爲上者之待此術業也。必異夫所以待前者。既詔其俸祿餼廩。以贍

其身家又恐其業之以無所利而隳也則設爲甄敍以旌其能第其甲乙示有等衰以爲冠倫魁能者勸此如仕宦之人理財治戎臨民爲吏其操業皆此類也若夫教士之爲業也自其淺而觀之則有若律師有若醫士其稱事稱庸宜可聽諸資其利用者律師能體人之產業醫士能療人之疾苦教士能懺人之罪孽則得教益而蒙其慰藉者既資其道宜養其身矣而彼以業之有養也其精勤亦由此而加勵勵而來者彌多多故習習故專而其執業之能事與夫其所與人交際者亦日以進焉此其大較也

夫教士以有所利而加精勤固也然而此正聰明而爲民上者之所欲袪者也何則教宗之事其眞者固無論已舍此則常挾妖妄譸張詭僻之媒彩飾左道而害眞教彼巍冠盛服謕然自謂司鬼神之喉舌者欲神其道而使尊趨者之日衆也則莫不造作新恠以夸耀庸民之耳目痛斥旁門以標本教之正庶其術行否耳即至顚謬穢虛所不恤也民智未開之際其情恆有所偏其識恆有所蔽而彼之操術緣而中

之乃大得志以民情爲田而以奇衺爲耒耜以民識爲獸而以夸誕爲網罟則一寺之中叛者如市凡此皆其所以致名高而享厚實者也及此之時彼處鈞軸而有坊民之責者始竊不爲教士詔糈而謫其自求其養於民之非矣蓋教士詔糈於國家其爲費微而閭閻風俗於國家其所關鉅由來教宗之事純眞者少而雜僞者多扇之已昌鮮不爲害則何若制爲俸祿使之逸以奉職不爲已甚之爲得乎是故神甫有祿之國雖其始皆起於服教畏神之心而其卒也常於國家道民成俗之際有不期之益焉此爲政者所宜加察也

案右皆哲學家休蒙大闢之言休蒙談理精闢於舊學有摧陷廓淸之功其學主於力黜怪神專事覈實自其言出而教焰遂衰窮理之途益正幾近赫胥黎氏亟表章之以比法之特嘉爾云

自我觀之教士有詔糈於國家於政治之事爲利爲弊姑勿具論特彼制爲此祿者初未嘗計及於後效則灼然可知者矣夫自古政教相表裏故教宗水火之時多在

政黨元黃之際朋黨論與人日爲排擊守舊之事則常取教之相攻不相得者主其一派以自固且既主一教矣則必尙其宗旨用其儀法而後有相得之效也幸而此教之所附者則爲戰勝之政黨則政勝而教亦勝焉將表章而擁護之而向之與此教爲難者亦退而默以息矣以彼教所依之政黨爲勝者之寇讎故勝者亦轉以其仇政者仇教蓋休戚相因之道如此且此教既勝矣其勢將不能有以伏彼教而使之退且消也亦將有以制此政之黨人使之服且畏不敢畔其宗旨而以護法之事自居故教會之人一則使之制服其教之反對再則使之優制本教之俸祿向也既相與戮力而有功矣則今也將同享其所獲理有固然無不可者夫謂舍此不圖而轉仰受教者不可常之供奉此非人情是故方其爲此也所計者彼教一時之安樂崇優已耳至於後驗之如何所謂教士因以不勤而教宗因以頹墮者彼固未暇長慮而卻顧也且既勝之政黨雖前賴其力以濟而此時之應其求也固亦斷斷然出於不得已躊躇審重靳惜容忍而後爲之何則教者之厚則政者之薄也又烏能取

百年以往之效而豫慮蚤計之乎此稽之古史政教二者之間之得失所莫不然者也。

向使政黨競勝之時於國中一時所有諸教宗一切不蒙其力則成政道民之際於此諸教必將一視而同仁其勢無取於左袒如此則教宗之事將隤然一任其民之自擇均勢齊力焚然而生且人人欲廣本宗之法門而冀來歸者之衆也又必爲厲精勤奮庶其道日盛而不爲異已者之所排軋而澌滅也然而教宗至衆人各有心故其勢無從以獨大今夫教之至於累國而爲政家之梗者惟一國之大犖犖獨存之二宗牧師祠而紀律嚴備儼若敵國而後能耳若夫數百千宗勢敵形同彼將極力圖存之不暇又何暇出合力鼓衆庶以制國家乎且凡物之理勢平則善者自留劣者自去唯其教門繁多互相砥礪故凡悖險詭誕之事不得不去而精其中正之道可以日興而人神相與之義乃有所歸極若夫今世之教雖數百千年猶如長夜可也何則人人自以爲通神家家自以爲家祠幼眇紛綸莫衷一是故也欲得清流

中正之道民之從教必使自由故最善國教莫若自由教宗自由教宗者有教宗而無教宗也往者吾英民訛厭稽之徒欲成自由教宗然多不行後百餘年乃見之於北美之彭斯淂花尼亞其視諸宗隨所左右從教之子各不相非而歐洲千餘年之教禍用絕

大抵國家於其民所守之教宗第令任民自爲而無加以軒輊又使諸教並立無相侵欺則年月之間從尙互殊其勢自雜而不純散而不一至於既雜而散其力自無由與爲政者抗衡而或害於國矣於此之時姑勿論教中人倡道行法之情不能若向者之眞摯也就令能之而其事將不爲損而爲益何則唯各持其教之堅而互相觝排夫而後僞者日亡而眞者乃出也

文明之國民有貴賤之等者則風尙德操常分二塗一尙谿刻而謹嚴一務優游而寬博前者作苦勞力之民以之後者富厚游閒之民以之逸樂侈靡之事在此以爲當然在彼以爲罪過蓋作勞纖嗇之家常以奢侈而敗旬月之無度將以毀舉生之

勤劬致則失志猖狂而爲凶極惡之事以逞是故其中憂深慮遠蚤見知微之民知其效之將至如此也則豫誡而深防之惟以谿刻自處而末流之禍以除若夫養尊處優之民則不然飲食饒衍衣裳麗都聲色耳目之縱侈雖行之終年不至遂乏故其民以豪宕爲當然以雍容爲稱己即或稍過而其徒未嘗以爲穢德也故曰地勢不同而風操亦由之而異

一宗教之興也其從黨得之於勞力齊民者爲多故其教律亦多嚴刻而少寬假夫風俗之末流易奢難儉教者見其然也則曰吾將有以挽之而勞力之民斯群應之矣甚而矯枉過直爲人所不能爲而爲之徒黨者轉由此而深其敬信

若夫富貴之民常爲一群之表率言行觀瞻質存具瞻惟其具瞻故於己亦不容以不檢且其人之勢力名譽與所以交於其群者視其群敬己之何若故其制行發言不可以苟勢必循律而就隆趨榮而避辱雖所備有淺深之不同所自見者必合於當道之地勢而已矣至於貧賤之子地勢已異爲一群耳目之所不屬方其在一鄉

一處之中其言行或爲人所指目而彼亦緣是以加謹其勞辱效驗僅如此耳一旦出而居大邑通都人海茫茫不可見矣不可見斯莫爲指摘而彼亦緣是而自恣至於荏濫無等者有之如是之人苟欲去其昧昧而從其昭昭辭汙辱而就高明勢莫若自附於一小教宗之爲便也自附夫此其勢力之長其名譽之光皆爲向所未有者顧長矣光矣而其言行亦遂爲觀聽之所深擬議之所集必悉如其教律而後可脫有不謹謗亦隨之而有見絕同人之虞是故徒黨之譏言憾動者每以小教宗之人爲尤著往往過於大者之國教而尙詭僻立崖岸好苟異而羞雷同者則是小宗之人之通蔽也

雖然使當是時而有明者處於上位則所以祛此蔽者非無術也蓋所以變之者有二術焉一曰以格物之學教民務使中材以上之民莫不事此使鼓舞之者必皆以利則上之力有時而窮且師資之人皆繇於官則又有優遊自逸之弊故不若聽學者自行束脩求師而師非先試於官有學憑不可學憑設爲差等以旌殊能如此則

人爭自厲而爲上者但持空名已有以奔走振率之矣今夫格物者治宗教妄誕徇鬼之敝之聖藥也假使通國之士夫於科學名理之類多所究心吾未見宗教鬼神之說能爲厲也士夫然斯小民亦可以免矣

其次曰縱無傷之娛樂凡國中樂而不淫之事一聽其民且有以勸趨之若圖繪若詩歌若音樂歌舞至於侏儒俳優之倫皆恣爲而不禁則旬月之際黯淡陰慘之氣自消蓋惟是氣存而後事鬼好巫之念起也小宗教士好爲險鷙不經之說而痛絕種種娛樂之事以爲大害蓋民雖好樂無荒而樂易之風既成則陰慘酷烈之說無由入又況俳優滑稽之輩往往談言微中取教士方矩莊嚴之行刻深自律之意而嘲戲之抑寫其矯拂釣名之私以供衆人之嗤傷此所以娛樂之事尤爲彼法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使一國之中立法行權於諸教宗一視平稱匪所左右則教宗諸事如廢置黜陟之屬雖悉置之不問可也國家之所以待若人者祇令諸教並行聽民自擇其心之所

安而無相侵侮足矣。獨至國有盛行最隆之教，則行政之君若臣所爲大異是。且其君必有制馭教黨之大權而後可。設其不然，則雖奉之以國，其勢將不可以一朝居也。

蓋教宗中人，恆聯合團結，自成風氣。有所欲爲，志均力一，手足雖衆，無異一夫。其利害常若與國家相左，甚而反對者有之。教之大利，在崇信者衆，因而奔走號召之，而其所以能爲此者，以其所持受宣傳之道，至確不刊，而爲斯人絕大之一事。一切戒律，不可稍畔，畔則天譴隨之，而有永世無窮之苦。使其國之君不知其勢之可畏，輕衺其道而戲侮之、疑議之，抑親庇戲侮疑議之人，以與其教爲迕，此時教之黨人，既不爲君上之所制矣，則必憤然加其君以非聖無法、褻天無教之名，公煽其徒，使相率畔之，而更擇所謂敬天信道之君而事之矣。故與教爲迕之主，必蒙左道異端之惡名，雖自矢爲信正宗，猶無益也。蓋世間馭物之權，以教爲最尊，稱天而行，無所於屈，而人心所畏之罰，亦以教爲獨重，靈魂之苦，匪所終極。使教士倡說於國民之中，

惻然以與國主爲難彼若猶持其權而不墜者獨兵力耳下此皆不能也且有時則其兵力猶不足恃何則兵不能悉募於外邦如用國中之民則民之服是教也已久往者羅馬分爲東西其希臘宗教行於東方則君士丹丁之民訌無已羅馬公教行於西方歐洲教會相攻之禍垂數百年觀此則知國有盛行最隆之教而君若臣無制馭教黨之大權者雖奉之以國其勢不可以一朝居也

教宗所信奉之條誠至一切神道設教之事本非行政治民者所得與其秘也夫昏昏者不能使人昭昭故官吏於傳道宣福之事能保護之而不能越尸祝之俎以代庖人國教之神甫牧師勢合權專而不慮爲地方官吏之所奪顧一國之治否視爲民上者權力之行不行又深視此傳道宣福者其誨民之道爲何若脫有不善則一群之危亂生焉夫彼於教會所行之事所持之理既不得取而操縱左右之矣則降求其次必於行教之徒能有以進退激揚之而後可而其所以進退激揚之者要不外徙順其旨者之有所希逆其意者之有所懼希者何希於榮得也懼者何懼於失

辱也此識不足以馭一宗之徒衆第使十能得其六七夫已有以奔走之使聽命矣

此政家馭教之微權也

夫欲國之安爲政者必有以馭教固矣而欲治之進則行教者又不可悉折而入於政也故其教之團其中牧師神甫所享受之利質如寺田堂產之屬苟非罪訟皆終其天年而不以上之喜怒爲予奪向使彼之失得厚薄一以行政者之意向爲差等稍拂君若吏之情則加之以屏逐彼將惴惴然奉承君若吏之歡而不暇而民之視彼也將曰若而人者固吾君若吏之傔隸其所傳之道所宣之教特爲君若吏應聲之蟲而已彼所謂原本於天尊無與並者復誰信之今惟其所承受供養者一無所待於秉權居上之人故其行道也不特無所仰於君若吏之鼻息且使秉權居上之人謂其所傳之道所宣之教爲逆於已情抑以爲聳民誹政之莠言而奪其所承受供養者如是之爲將不僅於教者爲無損也且將使民之信向致嚴於其所傳之道所宣之教也十倍於前而於秉權居上之人尤可畏尤難治夫爲治而徒使民威之

其爲秉權居上者之無聊下策久矣而用之力足以自立之民則其效尤殊蓋彼之所以威民者不足以懾之也徒激昂其憤戾之情而使之爲抗耳向使用其柔道將見愷悌之風成而憤戾之情泯何則以脇合雖彼有以消其厲氣使非用也昔法國嘗用之矣以難從之令强其議院强其理官甚且取其逆令者而悉囚之然而未嘗勝也吾英士啚爾之代（一自雅各第一至察理第二）亦嘗用之矣王日與其議院爭然其敗也甚於法幸今悟前之非王之所以待議院者大異昔十二年以往法國薛亞羣獨克亦以柔理御巴黎之議紳其效亦大勝古此可見民之易使而失其道者常在彼而不在此也今夫上之所以常喜力征而不樂施柔道者吾知其故矣敖惰之私蓄於心本雖明知和易之術民所樂從而於事多便剛强之暴民之所惡而於己多危然終以用柔爲可鄙用暴爲居尊使其人非勢力陵夷至於不敢用不能用者則無舍剛强而從和易者也向者法國之君若吏自謂具大勢力既能用之則敢用之而無取於委曲嘆咻之事然不知自古迄今民之不可以威力用用之則必

危必敗者莫若民所崇信之教宗教中之人有應得之職業有應享之業利有不可侵之自由雖在獨制之政府其敬重實過於政家此在巴黎之政府然也而在君士丹丁至嚴極暴之政府亦然然而教宗之徒不可加之以勢力固矣而曰無術馭之則又不然爲君若吏者誠欲其位之固欲其國之安也則亦自審其所出之術可已其術奈何曰制爲榮辱之名與器而愼守謹用之而已矣

夫耶穌宗教所由來舊矣其初制每錫特祭師之長號曰畢協畢協之立也必其地之教會與奉教之齊民題名投票共推之然而齊民之舉皆常視教黨之所向耆宿自爲擇也故不久而名存實亡又不久而其權遂廢於是畢協新故假嬗之間什八九皆教中人自爲之矣其教寺之長老號阿勃阿勃之立也亦多由通寺徒衆所公推其畢協阿勃以下諸教職則一由畢協阿勃分委之故國中君王之於教宗也當其舉立畀予之際雖時亦請其所欲立者然權輕事紆不足以制其榮辱利害也是故教之徒黨知有畢協阿勃而不知有君王

往者歐洲教宗有共主焉曰楳伯（譯言教皇）居羅馬方其權之盛也諸國之畢協阿勃皆其隸也得以黜陟之寖而畢協以下之神甫諸職亦必命於楳伯而後可秉權柔收所遺以予畢協者僅足以資統攝而已然而諸國君王愈病蓋由此而舉教各國聯為一體其部勒如兵法統於一帥數之諸國權尊而制一呼吸交通而有臂指之使故一國之教黨無異全軍之一支有所舉動四鄰皆聲則求而不得其所欲者緊究國中教士若谷於其地於本國之王無所聽命而聽諸外國之共主稍拂其意則寇讐與於國中而鄰國之教士皆其羽翼也

且其勢所以益大權所以益重者因歐洲中古文物未興工商僅附教會侈富饒所與易其以財得民亦由前所論拂特之世之諸侯豪傑也廩有餘粟所蓄之小民甚多加以王侯君公隆重布施鉅萬之資皆入教寺教宗之勢足以自治其隸無待於君若吏之保持而君若吏欲其境內乂安則非諸教士佑助必不可故拂特之世王之權力不獨旁落於諸侯會長也畢協大師各自力政而王亦不得過而問焉寺田

者佃。手指萬千。勤作云爲。仰其身息。有所爭鬬則毆以戰耳。且夫畢協波入不供其寺所名之田也。通國秋收。法得十以取一。號曰教租。教租任土。納物自秸黍酒醴至於牛羊豕雞。蔑不有者。而所收滋殖。用享有餘。工商草昧。百貨未登。雖欲侈靡其道無由。於是市物不能。轉而市義。則斥之以供逆旅。養窮孤。卹癈疾。所樹德於世遐邇。此史傳所稱古之教宗中人。其所存濟。至周且偏。若是道也。計其所養。蓋不止所居一國之悍獨而已。有爵壯士。（西國武人有功。其王命之爲壯士。至今猶沿其制。所謂賓昆是已。蓋猶越之君子三千人。近世之巴圖魯勇號也）名家貴人。往往僦食諸寺。非此無以自存。其所贍養小民。數亦至衆。常較拂特小侯所飼爲多。蓋諸國之民。其仰食於教者。過於仰食於豪富者殆倍蓰矣。且教宗制一。風同。故其氣勢凝聚。不若豪富之各君其土。各子其民。常相猜嫌而忌憚沿主也。況賜給之惠。小民所懷。與餌之仁。徧乎行路。其教足以有敬。其惠足以有親。如是之徒。其所傳之道。所立之業。與所居之名實。自斯民觀之。皆至嚴極隆。不可僭侮。脫有訾者。罪業深重。不可復加。夫

當中古之世。歐洲諸國君王。求所以善馭其會豪俠伯肖已甚難矣。則求所以因此道尊徒衆氣因擴張之宗教。其難又奚若乎。世常怪史傳所稱國王與教爭衡。其末路必折而入於教。不知此何足怪。怪者其尚能與教相抗耳。

古宗教勢力之盛如此。則彼中之人。脫有罪犯國家刑律。不得過而問焉。事有必然。此在當時。皆曰宗教應享之權利。而自今觀昔。天下悖理之事。寧有過此者乎。而其時諸國之君若吏。勢亦有不得不如是者。假使一神甫犯法。所犯者姑勿問其重輕。第國家欲治之。而宗教欲庇之。彼方謂左袒爲不足恐。抑將謂其人近於聖神。刑所不上。設行政者孤行己意。法在必伸。則枯木朽株。群爲難矣。故遇此等之事。君若吏擇禍務輕。轉莫若一聽教宗中人自伸刑罰。冀彼自爲教宗私計。或不願有人爲此破律犯科之事。自亂成規。貽外人之口實。其使腹誹心疑。致所謂道尊垂嚴者。一日將墜於地也。

溯歐洲十十一十二十三諸稘間。斯爲教宗極盛之世。言夫羅馬一宗。則古今斯人。

團合群而能爲之事堅固不傾無踰此者教會之盛強國會之衰弱也且彼不僅與政治之家恆爲反對而已斯民自主之權秉彝之理與夫應享之樂利皆緣彼而不興何則欲三者之克興必政治之權大昌而民得託庇於法始故也自教會之盛強也雖有左道不經之事而有人焉其權利與之相守爲存亡彼則出死力以保持之則此左道不經之事遂爲擬議是非所不敢及者夫擬議是非之爲欲剌舉揭櫫教之妄幻不倫易耳而欲祛人心自爲之私難也向使徒恃區區之人理欲除蔽解惑以握朋黨相爲之教宗則古之教宗雖至於今存可耳幸而天命牖誘此絕大甚固之基扃向者雖有至高之德行甚深之智力舉莫如何撼之且不能傾之豈無自任世運之自然卒之始而弱繼而替終且陵夷衰微不數百年以往將見掃地而盡也豈非甚奇之事也哉

中古以降民智漸開百工之技商賈之通寖以日盛其毀教會之權力也猶前者毀拂特群侯之權力也工興而精巧日呈商通而珍異臨至於是教宗中人見所可欲

則出向所有餘者以爲易。易則向奉者滋多。而以及人者日少。故向之所以養鰥孤待逆旅者。至是皆微。寄食之衆。由此日希。不幾何時。至於澌盡。且世降侈靡。則富貴者之嗜欲日張。彼昔之所謂有餘者。浸假將形其不足。不足則增其地租。而地租不可以徒增也。勢必以田授佃。使自耕之。而爲之佃者。遂從此而有自主之柄。總之。其與小民相繫之形。自世運以來。教會與佛特諸豪。二者皆浸散浸離而已。且其散而離也。教會者較諸豪爲更速。各寺田產。大抵狹於諸豪。歲入有限。而自奉無窮。此其所以更速也。故歐洲當十四十五稘間。封爵之家。太半尙爲權藉。而教會所以役使貧民之權。則已十九失矣。當是時。教會所得爲。而納其大勢力者。率皆神道設祈之事。而亦已大遜其前。則以賙給飲食之惠。降衰故也。往者小民之視教宗也。幾待其食寒待其衣。無異嬰兒之於慈母也。乃今不然。徒見畢協阿勒富者。歔欷暴殄。不恤民艱。且其所習。皆小民所勤勤勞苦而僅得者。於是咸明然怨矣。

案羅哲斯曰。羅馬教宗之失英民也。始於一千三百四十八年。當是時英國適有

大疫倫敦之民死者幾半英國之民大震恐以爲天罰之重由於教道之不嚴於是有韋克烈者起而更譯二約傳布國中而排擊羅馬教會不遺餘力民翕然從之矣故公教之家皆謂歐羅變教之端實以韋克烈爲舉幟之首路得其後起也政教之勢力每相爲消長故教權中落則國家謀所以收之是時乃令國中舉協有缺其教會首領得自推擇立新不由羅馬教皇飭勒其諸寺阿勒亦然若英當十四稘間議院累令十餘道凡以爲此者而法國於十五稘間亦踵而行之其最著稱者則如波拉格馬迪約條是已（波拉格馬迪譯言干預）遇立一舉協若一阿勒當先事請諸國王既允之乃推立立而更請專勅於王此雖自襆伯視之爲不足正位者而國中教會則謂王權已足襆伯無如何也當是時英法而外歐國用此者尚有數邦第列瑞羅馬齊權終不若英法之周而邇耳洎入十六稘以還法王乃更與教皇定約作康歌達（譯言和合羅馬教皇專約之稱）而通國之神甫牧師悉由於法王廢置之矣

羅馬教力之末衰也。神甫殿敬教皇。以法國之教徒爲最著。喝比地安第二世王名爲勒德者。失教皇驩。教皇下勅屏逐教會之外（此猶國法之有放流。在國家謂之放流。在教會謂之屏逐）由是饋糧飲食。賜自王朝者。其臣下皆拒之。以與犬。蓋以王負莫大之罪。食其餕者。必有殃禍故也。獨至波拉格馬迪與康歇遂約立。而國人嚴重樸伯之意大衰。脫其王與樸伯爭。則寧右王而左樸伯。此又可以覘世變矣。故往者歐洲宗教要職。與夫諸寺田宅。凡所以優贍宗徒者。其廢置予奪。一切皆惟教皇之令。諸國君主欲爭其權。輕者危辱。重者失位。乃數百年之間。教皇之柄加於諸國。強者謝絕。弱者陰減。蓋不必至宗教革命之秋。其情勢已大異矣。大抵教會奔走庶民之權日微。而國家制馭教會之權。相因日進。而向所謂勒拓國位。併吞齊民者。其力既不能爲。其情亦不斷出此也。

●羅馬之教力大衰。而宗教革命之說。因之而起。夫宗教革命。歐洲世變中之最大一事也。其萌櫱醞釀在日耳曼。轉輾遂浸淫於各國。新教之衍。與傾嚮之。而舊教者又

殷勤眞摯有舍身殉道之風則倡新攻舊之際大抵然矣夷攷此時倡爲新教之家雖博涉汎誦不及舊教之徒而獨於教宗掌故洎乎易教因革數百千年之正變源委討論精熟過於舊者此所以駁辨之際率能矯首厲角掎其對者且其人又皆刻苦寒儉不事紛華是故衆庶貧賤見其如此取彼卓岸嚴潔之行以較羅馬教士之悖亂豪奢慨慕欽歎欲相從死一遇殷殷勸誘則樂故從新有固然者而舊教之徒於時方養優處尊復安肯以獎進小民槪其意乎故民之辭故教而就其新也約分數等觀舊者禮道之不足而以新爲勝而從之此一類也厭常好異自謂識解超於等倫此又一類也惡舊徒之昏悖指故說爲猖狂此又一類也見傳教者之勤奮敢苦行爲難能所言動日代天邇近輒稱神助虔祈冥禱帝謂可通則於諸類中爲尤夥者矣

民情如是歐洲北部諸君王因之以倒奪教會之權而大得志當是時羅馬教皇於北日耳曼諸小部王以其微也素不加禮則相率令民從新教瑞典王吉利士宣第

二叉島伯涉勒之舉協首領名脫羅爾者皆大橫恣以還民怨於是花薩古斯大伐起而逐之而瑞典遂有維新之事嗣吉利士宜復即王位於丹馬然暴戾如故其民復聚而廢之雖楪伯助之無益也故丹馬亦革其舊教此外小部如瑞士之蒲納丹列民亦循恨舊宗悖亂相率叛楪伯也考新教初起諸國蓋如此

當是時微西班牙法蘭西二強國羅馬之教權幾廢西班牙王名察理第五實兼日耳曼帝號以其助楪伯也遂黜國中新教新教緣此稍稍不行然亦致兵爭多流血者此以見新機之難遏矣英王顯理第八與其時楪伯無怨恩向使楪伯與英主少講和親亦足以持將廢之教局獨是時西班牙與英大不成使楪伯事英必大失察理驩由是不敢而顯理雖未盡主革命之說而以國民從新者衆則毀教寺撤羅馬之權於國中而民論右顯理及顯理薨其嗣王乃盡用新黨為政而宗教革命之事終成於英焉

若蘇格蘭者其時國家新造阢隉未安力弱而民所不載尤不敢與變教者迕迕則

政教將兩廢矣。

雖然舊教變矣。維新之徒。徧歐洲諸國。而散居尤處。無統治者。雖羅馬之制。定於一尊。脫有爭執。有所折中。取決其平。時發令。綱舉目張。無異一王之法制。故孰爲正宗。孰爲左道旁門。至明晳也。革命之說初行。其大旨雖主於破除舊弊。而小小出入。家自爲書。國自成俗。持東國之禮儀條誡。以之西邦。則合者五六。而參差者三四。由是而辨論鋒起。無所質決。謬正。而終於紛紜。且夫宗教既有徒衆。亦有主屬。則其中大事。所以定爭端。平民氣者。莫若置立牧長。以主寺衆。司禱祀矣。民有所左右。則異宗生焉。舉其犖犖大者。所謂異宗者有二。一曰路得宗。一曰葛羅雲宗。是二者。其章則宗旨。皆後經變教之國。布諸律令。垂爲常規。至其他旗幟。各有異同。或朝起夕滅。則莫能詳舉其目者矣。

路得宗與英倫今者之國教。雖微有異同。而其中宗徒。皆設爲上下之等。官司之聯。故其國君王可持其綱領。司其地縣而州之。然則君王者。不徒政之皇極。而亦教之

元首矣。是故舉協以上。立者必由王命而下。此則舉協得以主之。舉協之權勢自尊重。初不忌政家君吏之撥其上也。以故路得宗教規。與政家最相得。平稱無援。而易爲約束。蓋自革教以來。國用此者。未嘗有內訌民訌。而英倫宗教家。尤號尊君親上。惟其立法如是。故舉協至於牧師。欲求利祿。必仰縣官政府朝貴搢紳之徒而後得之。雖其微也。不乏諂諛傾巧。色取容悅者流。然風俗世進。則悅之以道。而以正干祿者亦多。博涉於學問之途。而擇躬於爾雅。容止閑暇。談讌歡訢。深純谿刻。篤情之行。用此以使居上者之敬愛。其身亦日進於通顯焉。第常人用意。恆有所偏。彼既專其意於富貴高明之家。則於貧賤羸弱之民。必有所不暇及者。故如是之教士。其常爲貴人之所重固也。而不能爲窮民之所依。一旦有反其道而用之者。雖其人愚鄙闒宂。而攻勝指取。彼常煢然無以自解於小民也。

其爲羅馬宗與路得同爲新教。而與路得異制者。有二大事焉。而各有其利弊之可言。一曰教之官司。不由國家設立。而用其地齊民之公舉。一曰教之官司。其權利平

等而不相統屬由前而言則方其法盛行時每每大亂舉者之民與被舉之敎士其風氣胥以日下由後而言則自此制立其所結者皆善果此誠可次而詳論者矣譬如一鄉邑牧師出缺需人所立新牧由民公推此其意固至美而亦宜若無弊也者所惜者小民愚闇者衆而於敎事常無所知則其方有所舉也必敎士之風旨是承又其所視以爲導師者和平愷悌者少而多好立異同狂易自神之士彼敎士以此爲易於動衆要名也則相煽成風而其所舉之人卒歸於最爲好立異同狂易自神之一士夫立一鄉邑牧師其事亦至微小耳然其勢常足傾鄉邑之衆大勢而四鄰之民因之皆聳使其處通都大邑之間則其方之民常各有所左右而分以爲二又若其地爲一錫特爲一小合衆之部如瑞士荷蘭之都邑者則每逢如是之爭端事雖既往其中宗敎之家秉政之門輒留一新黨起一新嫌而以爲後事之梗故小合衆之邦其中長者豪民知其害於治也則置立牧師之權必收之以歸於政府蓋亦有所不得已者矣葛羅雲宗之用於蘇格蘭者其制小有損益而爲伯理斯白特

宗。自威厥第三廢朝廷置授教職之政。由是鄉邑有護之民。得出錢少許。以得推舉牧師之權。是令行之二十有二年。至南北合邦於后安十年廢。則亦以每致鬨爭故也。然蘇格蘭瑞荷諸邦。土地爲廣。故雖鄉邑鬨爭而朝局不爲所動。前令既廢。則置授由國家。抑由紳爵貴人薦達。而教會則以是爲不足。謂政府雖經除授。必其人兼爲齊民所公推者。而後爲眞牧師。然常故爲延宕。以期必得其所欲立之人而後已。

夫公舉牧師之弊既如此矣。其權利平等之利則奈何。考吾蘇伯理斯白特宗之制。其權之平等至矣。而利之平等則有至不至者焉。雖然諸所教寺之閒。其寺業俸糈之差蓋微。不足以啓忮求之私。致欲得者用其讒諂諛媚之術。以自結於有力者。假使其地牧師之置立。其權必出於高明閥閱之家。則此曹之所自結者亦自有道。大抵以學問之優裕。行誼之端正。而致勤於教職。舍是而外。無他術也。故蘇之長者家兒常以宗教中人爲辜恩而不附己。夷考其實。則彼之所指爲辜恩者。止於漭然相

遵不挾媚道而已耳彼未嘗無所求則亦不敢出以激怒也故統歐洲宗教之徒而論之其多聞自重立品嚴而與人敬者莫若何蘭幾尼哇瑞士與吾蘇伯理斯白特之教士則權利平等之效也

案羅哲斯曰蘇格蘭政教兩家之爭皆起於設立教牧政者以爲宜出於上教者以爲宜公於下滑緣至於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而後止當是時政教方大爭既定而自由宗教之說始立顧爭者皆大公明智不雜以私未嘗如斯密氏所言之派也蓋斯密氏之世民權之說鬱而不伸而斯杜爾德諸王方與新教爲難橫加殺戮其民愈疑而宗教狂易自神之風亦益熾國家名爲理之適以棼之皆謂此事根於民心其敬奉必生於誠信欲息爭端誠不若一委斯民自擇之爲愈也

教之產業俸糈不大相逾則爲牧師者無甚貧亦無甚富此雖有時爲之而過而自教會言之則有利無弊之事也蓋人不富貴而能爲世所欽仰者必其德之獨尊夫彼身爲牧師而有侈靡輕佻之失則將爲儕衆之所譏且以其薄於財也犯此者常

至於困敗。是故既爲教士。勢有不得不爲矯僞者。而矯僞之得民最易。束身行己之間。轉以僅足無餘。不爲旁觀者之所指摘。常人之情。皆以牧師爲地位勝己之流。今以勝己之流。其居養自奉。無異於己之同儕者。則欽歎向慕之心。油然起矣。爲牧師者亦以衆人之愛己也。而慈祥愷悌之念以生。故務其善而矜其不能。閔其貧而保其富。詣之常勤。拯之無厭。雖人有愚昧癡騃之失。彼未嘗鄙夷而詈之。蓋與向者優厚尊崇之神甫。遇待小民之意。判然霄壤異矣。故宗教之得心者。又以伯理斯白特之徒爲最。國以此爲通行宗教者。民之舍舊而從新也。無待禁其一而開其一。夫已斐然變矣。

歐洲諸國。其中教會宗徒。與學校師範。其人才有相爲消長之勢。假使教會俸稍嫌嗛。學校束脩。相形見厚。文人學士之舍教會而就學校者多。學校亦由此而得以絜短量長。取其拔萃魁倫之人而畀之以師席。假使教之俸稍常優。則其效反此。學子求一善地於教會。往往無難。而不樂課徒之脩薄。由前之勢。則學校多名師。由後之

形則教中多良牧。此其相爲消長也。往者法哲學家倭樂提耳有云。法國學校人才消乏。至一國之中。其同時著書教人者。獨耶穌會教師波黎一人所撰爲可寓目。夫法國以文章見稱。乃學校之師。幾無一士夫亦可謂異矣。倭所云云不獨於法爲爾。凡用羅馬公教之國。莫不皆然。學校師資之中。絕無知名之士。有者或謀律令格物之家。蓋業律令格物者。無由舍學教而從校會也。且不僅公教之國爲然。即行修教如英國。但以寺産優肥。教祿豐厚。則士之由學而趨教者。已若河流之趨下。其異此者。獨幾尼哇荷蘭瑞典丹馬蘇格蘭與日耳曼中用修教諸部。其人才則學校實而教會虛。之數國所行之教。大抵皆葛羅雲宗。而牧師無甚厚之祿養故也。

吾嘗攷古希臘羅馬之鴻生碩儒。舍一二詩人史家及以言語著稱而外。率皆身爲師範者也。而於哲學言語之二科爲尤多。自栗錫亞愛索格剌諦。柏拉圖。亞理大德勒。洎於汲魯達爾伊辟的達斯蘇額圖尼阿奎諦連等。不下數十百家。皆生爲名師。死爲鉅匠。而進於他途者絕少。用嘗深思其故。竊以謂以學教人。其益不僅在弟子

也。而師之所自裨者實多。今夫人無論何學。以其爲師也。必歲歲取而講明之。且以所教之人之不同。方風變其術以爲授。其師第使爲中人以上之材。未有不於本學溫故知新。而洞澈表裏上下者矣。其始雖有所蔽。其再及之必明。其初說雖有所參差。其重思之必合。凡是皆以學教人者之所獨有也。是故以學教人者。學者之不幸。而僅以學鳴者之所爲也。然亦爲以學教人。而後其人有實學。有真慧也。是故教隸儉約之國。其勢有以使博學治聞之士。皆教會而就學官。如此則教學相裨。而人才蔚興。蓋學士之有裨於國。莫大於爲師。而學問易成。最實之道。亦莫切於教人者也。

更自財賦之事而言之。則教寺之歲入。實分國家爲治爲守之度支。而別之以爲教會之用也。如所收之什一稅。實無殊於國家之地征。設無教會。則國家治守之資。可以

今夫土者。財之母。而則壤成賦者。邦用之大原也。一國之賦。有所底止。教會之厚。邦家之滯則究。故使二國之閒。土地民力物產皆同。其中宗教富者。其君若民

必損而治守之費將以愈微此誠建言可立以爲大例者矣背稽之於維新脩教之國若瑞士所分諸民社中凡前之所用以祿公教宗徒者革命之後以養脩教不僅有餘實足供邦用特少劣耳其補納縣官取前者奉養宗教之費而別儲之至數百萬鎊未已吾不知改用脩教之國其後來之經費所以待教者幾何第知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蘇格蘭教會歲入爲六萬八千五百一十四鎊有奇而以養九百四十四牧師綽有餘地故模略言之合建置新寺諸費其大數歲不出八萬抑八萬五千鎊矣此以比諸國爲其約略之數然而教會之治禱祈之虔雖脩教中甚富之國有所不如瑞士所以養教者尤儉於蘇而其叨效蘇且不若瑞士之民無不奉脩教者蓋社約如是非脩教者則屏逐之然此非脩教克己甚行於國則縣官不敢立爲是約惟其異者甚寡而後此約可立也故瑞士南境其瀕於義大理者公教與脩教並行其間治其國者且須兼容而俱存之矣

夫一國之人自王公洎乎士庶各有分職而國立事奉民生用康則每事之費以其

輕重緩急難易之不齊。宜若有自然之比例。使其費劣於功。而事者之食過儉。則有簡陋不舉之憂。又使費廣於功。而事者之食大浮。則有侈靡頽惰之弊。侈靡頽惰。其患過於簡陋不舉者矣。故民之歲入饒衍。無論其所操爲何業也。輒謂居養宜稍發舒。而跡其所爲。則不過飲食宴飫夸飾滋侈。適用自賊已耳。此在人其害或遠也。至於宗教之徒若此。則不僅棄其勤職盡分之時日。以從於邪已也。且將使坊表不存。威儀不立。而無以爲勤職盡分之本。何則。宗教之徒。惟束己厲行者。而後言之而其民信。動之而其民從耳。

案中國君師之權出於一。而西國君師之權出於二。中國教與學之事合而爲一。而西國教與學之事判而爲二。且彼所謂教者。非止於孟子所云脩其孝弟忠信。抑訓誨誘掖。使不知者知。不能者能而已也。今西國所謂教者。其文曰魯黎禮整。考其故訓。蓋猶釋氏皈依之義矣。故凡世間所立而稱教者。則必有鬼神之事。爲祠之文。又必有所持受約束。而聯之以爲宗門徒黨之衆。與夫此者。則非今西人

之所謂教也故斯密氏此篇首云教其所以自度所以善其死出世之事又其所謂師者非止於授業解惑與夫以善教人已也必求其似則猶古者之巫祝與夫漢世西域之桑門唐史波斯火教安息景教大食回教所有之諸祆其所業皆介於天人之際通夫幽明之郵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故教之精義起於有所不可知然而人處兩間日與化接雖不得其朕而知其必有宰制之者於是教宗之事興焉教宗者所以合天人之交通幽明之故以達於死生之變者也顧終以其有所不可知也則種自爲制國自爲宗各以其意求之而以爲得其理且諸宗之起多在古初民智方新傳聞斯信則一切感生神異之說布於人間宗門謂神授種必言天眷於是諸教始樊然並立同己所以事天異者論於永刼所關者重故不止於黨同伐異入主出奴已也歐洲諸教皆起安息大食之間一曰猶太二曰基督三曰摩哈穆而基督摩哈穆流布最廣基督者耶穌也本猶太人故因猶太舊教起爲新宗垂二千年其支流最衆曰希臘曰羅馬羅馬又號公教指斥

公教者。則循教也。循教有路得有葛羅雲而行於諸國者。又各少異。此非專攻討論則無由知其正變沿革者矣。顧基督之流雖多。要皆以耶穌爲帝子。皆信其降生殺身以贖人類本生之罪孽者也。猶太基督摩哈麥三教雖異。要皆以崇信一神爲本旨。此其大較也。非美二洲之土番與夫歐亞之北部南濱。或奉樹石。或祀爬蛇。至一切動植之屬。是曰多神之教。言教理者。以此爲最下。雪山恆河之間。是爲印度。印度有聖人曰佛。其立教以無神爲本旨。故其爲義。能容諸有而立最高之說。行於日本支那者。蓋二千載矣。西儒之言教也。以謂鬼神之德至盛。祭祀之義至精。非其專治。必滋謬誤。故君師之權必分而後民義克立。此亦本書分功之理也。若夫人心神智之用。有可以知通者。有不可以知通者。可以知通者爲學。不可以知通者爲教。不知區此。將不徒其學爲謬悠無實也。而其教亦將以人例天。敢爲妄誕之說。以自欺欺世。

六論君養尊之費。

國有君不獨其奉職行權爲有費也所以持其尊嚴崇其禮制者亦非無費所能辦也其費多寡奢儉之數以國之文物優劣爲比例亦以政制之異而不齊當一國文物進盛百昌豐登之秋其國諸等之民凡所以賭宇家器皿几席之所綵繡體之所被與凡遊觀翫好之娛皆由樸而華由約而奢當此之時欲獨以儉約責夫國主是必不可得矣宮室臺榭車服狗馬飲食衣裳之御日益靡靡者亦其勢也此不必其國之敝也欲致嚴於其君以隆其國體民固有甚願其爲此者

大抵朝廷之費君主國制常倍蓰於民主者故伯理璽最撙次王制次帝制蓋體統愈尊其去齊民愈遠則其養尊之費亦愈多夫離宮別館萬戶千門所居則爲宸極其止斯稱行在出而稱蹕入而言警百官衛士之所從扈朝覲燕享之所匪頒泰東皇帝之貲由來舊矣豈一總統之居部會之署所可同年而語其華陋也哉

案斯密之論國費也於一篇之中分爲四目守圉之費一也治獄之費二也便民之費三也奉君之費四也而於便民之費一目更分三支通商之費一也厲學之

費二也設教之費三也其於便民之政言之而不憚其煩如此獨至奉君之費則以數行盡之一若其事甚無足深論也者今夫周禮一書大抵言王用耳西京以降水衡少府所筦者率皆天子之私財也後宮戚畹之所糜私燕享賞賜遊觀之所待給其條目亦已繁重矣而斯密氏原富之書獨置之以為不足深論如此嗚呼斯可異已

結論

守圉之費奉君之費所用之而其益在通國者則其財宜通國之民共出之異者特以民出財之量有等差則比例其力而賦之斯可已

若夫治獄之費亦用之而通國收其益者也則雖使通國之民共出之不為虐雖然國之所以有刑律吏之所以有士師而必出費以為此者徒以有強梗不順之民豪凌弱而衆暴寡故也且一獄之亭一法之伸將必有人焉其已失之職坐此而復收抑其應享之利由此而不失如此則此政之立其保於通國者紓而其保於如是人

者經其利於通國者隱而其利於如是人者顯也是故治獄之費雖其經者宜賦於通國而兩造涉訟之家或一有所獨出或兩有所同出以養法官以治獄事夫亦揆諸理而得其平者矣若夫訊鞫論報之後讞成當奏矣而罪人赤貧無由責費斯非責之國賦必不行耳

案斯密氏之意以為訟者既得士師之益則士師鞫獄之費固可責之於訟者以經減國中之賦雖然後之律家賓德門曰民之出賦稅立君吏而戴之者其最重之義固曰性命財產有攸保也治國家者食民租稅既不能使四封之內無強梗之相欺致受欺之民不得已而赴愬於理則即此一獄言之為之上者於此一民已為負其成約而不能與之以應得之保矣民之出賦在先其受欺赴愬在後則何名乃更使之出訟費乎此其不協一也且法之取犯殺害群之民而治之也意之所重在懲既往杜未然耳未必盡能如斯密氏所云使應得之職失而復收應享之利亡而復存也即使能之大都民亡八九而法復其一二三至矣乃今更責

之使出費是則民以受欺已失職亡利矣自經士師而失者更失亡者再亡又何說邪此其不協二也故吾以謂既有國家則民之赴愬於理也宜無所費獨是國愈文明則文法日繁而獄理之費愈重使其盡出於公民將咸怨又或澆俗之民以無所費而健訟是在治國家者斟酌其宜可耳而賓氏前言之理則無以易也

前所言者以人而異者也又有以地而異之出財宜異者今如國立一政其利或專在邑或專在野或一方之民獨承其休譬如爲一郡邑都市設置督郵捕邏之兵吏者此其利獨留於一方若令通國之民出之斯亦悖矣

案此爲賦民不易之定則且其義可以類推使其所立之政利專在工則賦之於農爲已甚使所治之工惠止於舟則責之於車爲無當若主之國每言一視同仁雖有南北胡越之不相及而自朝廷視之均爲赤子故往往民出甚重之賦而不知已利之所在則自民之公職在出租稅以供其上而已至於用之如何不當問也於是國家加一賦稅雖出於甚正之途甚亟之政而民亦睊睊然以爲厲已此

上下交相失之道也。

若夫通利江港葺完道塗亦一國之公利雖以民力兼籌之不爲虐也顧最蒙其益者用此道塗以駟車馬運貨物收其贏利與夫用享所運之貨之民故設關梁以榷之如吾英則有卡稅諸國則呼爲擘支稅以斂商賈之征而通國之公出者坐以大減此誠大中至正者矣。

至於厲學設教之費所以爲人才所以爲風俗又公利也則支以公賦也又宜然亦有親受其益者焉則雖賦之偏重不爲苛而且以有益有時權施之事本於民之發心則國家宜聽民之自爲而徐謀其無擾可耳

最後則國工立政之費凡此所繇衛民利民而後有事往往其費甚鉅欲責之於一偏之民而勢有不能此宜設爲輕重之差使受利切而徑者出其重受利遠而紆者出其輕則事蔑不舉者矣大抵國之公賦其最重莫若用之以衛民身家守國境土而國君酋長養贍之費亦出其中用而有餘則以補凡偏賦之所不能舉者今夫國

之公賦其所由之道不一端也吾將於本部第二篇詳論之

案斯密氏所分國費之目守圉治獄便民舉君至詳盡矣而後之言治與理財者則云官治之事往往較之民辦費多而事窳故凡事之可以公司民辦者宜一切諉之於民而為上者特譏其無擾足矣如此篇所論之道路河海之大工屬學設教之要政皆民之所能自為而不必為上者代大匠斲也是故推極言之斯賓塞附諸儒輒謂國家所宜斤斤致謹而民之所出租供稅以力求者不外保其身家而已然則舍兵刑二政而外國幾無事矣兵者所以禦外侮刑者所以詰內姦使斯二者而治吾未見其餘之不日起而有功也